

海天文叢

黃

與

白

梁園著

序

這是我第五個「孩子」，遠離飄泊，在大家面前耍拳弄槍獻醜了。對於自己的「孩子」，總不能不愛，但也不能太偏愛，因此，請大家多多指導與教益。寫作的辛酸苦味，我不想多提；快樂方面，我要向大家說，有一個人在祝福和鼓勵我了。因此，大家說好的，請把鮮花送給他——不，是她，詩梅。不好的，把污泥擲給我的吧，讓我陳舊迎新，從污泥中種出更多鮮花！

——六五年十月

目 錄

甘榜的悲劇	1
百字票	40
黃與白	73
皆大歡喜	105

甘榜的悲劇

月亮落在一間高腳亞答屋左角不高的天空，看上去又圓又雪白。屋旁低矮的果樹給地上撒下斑剝的灰影，樹下草叢裏傳出低低的悉悉蟲鳴。

整個甘榜都熟睡了。果林外的稻田沉靜的仰臥着，正如果林裏的屋子燈光寂然一樣。就只有這一間浮脚樓板縫裏透出淡紅的煤油燈光，間而有低微的動作聲。

不久，屋裏有人作暢和喉嚨的乾咳幾下，接着聽到粗壯穩沉的說話聲：「恕我沙末招待不週，都是青菜便飯，有勞各位遠來，請各位多多包涵。」

「那裏，那裏。」樓上蓆子盤膝坐着十多個三四十歲的中年漢子，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向主人稱謝。

他們分作兩排坐，中間擺着青翠的香蕉葉，上面安放很多碗碟，裏面有家人吃不完的咖喱羊肉、雞肉和混合椰漿煮的白飯。

主人坐在兩排客人的正中。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年莊稼漢。他嘴唇上留着八字鬚，配上隆

起的高鼻，粗大的瞳子，神態看來很威猛。只是瞳子太近眉毛，肌肉節節暴起，顯示他性格衝動和易怒。

「想大家都知道我請各位到這裏吃便飯的原因。」他一面打量各人的表情，一面用右手掌抹掉留在鬍上的油漬。

「那是因爲一座橋的事，我們早知道了。」有幾個爭先搶着說。

「大家的意見怎樣？」沙末緩慢的試探。

「仄末，」左側一個矮瘦駝背的人說道：「我們不白吃你這餐飯，你的意見我們一定贊同！」

「是的。」右邊又有一個附和：「這條雙溪馬林河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一旦建築好一座橋，囉喱車就可以過來收購土產，巴士過來載乘客，我們划船的還有生意可做嗎？我澈底的贊成仄末的高見，聯名呈函政府，說我們甘榜馬林的居民強烈反對在馬林河築一道橋，通到這裏。」

「好，我贊成！」

「仄末，抗議信寫好了嗎？我不會寫字，我押一個手指印……………」

一起一應，在靜靜的晚上分外響亮。沙末面上微微發笑。他想：殺了兩頭肥羊、五隻雞、八千冬的白米總算有收穫了。

「但是，」忽然靠窗的一個站起來，他向大家搖搖手，等到人聲靜止，他才緩慢的說話：「我跟大家是划船的工人，仄末的意見我當然贊成。只是再不能像十年前一樣，那麼易於成功了，我怕這次我們是白做。……」

沙末仔細看是生性沉默溫和的達勿，於是反問他道：「爲什麼呢？」

達勿依然沉靜的說道：「我們的政府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是殖民地政府，我們反對它築橋有理由可說。現在的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聽人說，政府進行什麼鄉村發展，要供給鄉村人民自來水、電燈、公路和土地，全心誠意要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所以……」

「放屁！」沙末截住他的話：「政府要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就不應該築這座橋！橋築好了使我們無生意可做。難道這是使我們生活水準提高嗎？」

「是，是仄末說得很對。」大部份的人都是文盲，現實的利害使他們一致贊成沙末的話。

「但村長哈志拉欣也贊成……」

「達勿，你閉起你的狗嘴好嗎？」沙末忽然站起，臉上血筋暴露，大聲的叱喝：「我和哈志的事你不知道麼？我會向真主發過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放過哈志，凡是他贊成的事我就反對，他反對的事我就贊成……」

「嘿嘿！」達勿嘴角掛着冷冷的嘲笑。

「我聽說哈志是本村發展委員之一，築橋是他第一個人首先提議的……」不知誰又在鼓動沙末的怒火。

沙末再也忍不住，匆匆走進房間，一會兒拿了四張打好抗議信的白紙，對大家說道：「什麼事由我負責，請大家簽名吧！」又不等人先簽，他首先簽好了名，他曾讀過二年的馬來學校，簽名當然不成問題。

一會兒，十多個人都先後簽上名，或押上手指印。最後，輪到達勿時，他不簽，只嘿嘿的冷笑。

「你敢反對我？」沙末憤怒已極，手脚在躍躍欲動，想打他一頓。

「好吧！」達勿怕他動粗，老不大情願的拿過紙來，又對他說：「只是你的女兒阿霞……」

「我的女兒關你什麼事？」沙末已竄到他身旁，鐵硬的手掌抓在他的肩膀上。

「我親眼看見她和村長的兒子哈山在一起談話……」

「喲！」忽然，沙末一用勁，達勿殺豬也似的痛叫起來。

「你這話可當真？」

「仄末，我決不會騙你。我近來參加成人國語夜學班，哈山是教師，阿霞跟我同班，我怎麼

不知道？」達勿痛得發抖地辯說。

「好。」沙末放鬆了手，說道：「你現在簽名吧。等到我查清楚我女兒的事，我再和你算賬。」

達勿只好簽上他剛學會寫的名字。

這時候，夜已深了。沙末的計劃大功告成，他滿面春風，親送客步下樓。

有的是左鄰右舍的朋友，不消遠送。有的客人划船來自河的上下游或對岸，他送他們經過田堀到達河邊。

當他一個人走近家時，忽然看到一個背影急急走上樓梯。

「誰？」他以爲是小偷，大喝一聲。

那背影站住，回過頭來，說道：「爸，是我。我回來了。」

他漸走近樓梯，一面問她道：「阿霞，剛才客人來時，我和你媽找遍整個屋子都不見你，你去了那裏？」

「爸，」阿霞滿面歡容，手裏揚了一下書本，半生氣半嬌贖的說：「你真沒記性。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每晚八點到十點都去讀夜學班嗎？那是你親口答應我的。」

「對呀！」他笑了起來：「我的記憶力壞得很。好吧，你趕快進去幫忙媽媽收拾碗碟。」

阿霞一閃身，影子消逝了。

「阿……阿霞……」忽然他記起達勿的說話，正想詢問女兒，但心裏又想道：「從小，我就告訴她哈志拉欣是我家的仇敵，她決不會愛上大仇敵的兒子的。」

他膝下只有這麼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兒，愛之如寶，不願因小事觸怒她。

月亮很光，他忽然情致勃興，在梯下的草場練習一會錫拉拳。

拳聲虎虎，動作敏捷，靜如山嶽，武藝工夫實在老當益壯。

打完了，他向月亮長嘯一聲，聲如虎吼，他一面喘氣，一面笑起來。

「村子裏的人都說我是漢都亞第二，我工夫這樣了得，實是名副其實的。」他心裏想着，但忽然又感慨萬千：「只是越來越少人看重武藝了！」

他望着門前那七八個田，又回頭看到一間板牆又舊又陋的屋子，他想到自己的沒落！

「想我從前，」他自言自語的說：「我又何必當個舢舨的船夫？」他又望着前面河橫裏擺的七八隻舢舨！

「末，夜深了，上來吧！」他的妻靠着欄杆，很溫和的提醒他。

「好，等一會我就來！」他其實留戀月光，陶醉在這深靜的夜裏，漸漸地，覺得情緒在激動，把他帶到二十年前的時代去了！

他坐在樓梯口上，雙手托着兩頰，陷入沉思的深淵中……

二

只要大家不健忘的話，遠在二十年前，甚至現在，沙末和村長哈志拉欣是代表甘榜馬林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

沙末和哈志拉欣兩人在甘榜中最富有。沒有人敢在田地果園上壓倒他們。自小，兩人不必要作，受風風雨雨的欺凌。

可是，這兩個青年人在體格興趣上有很大的不同。

沙末身材高大，雄壯如公牛。喜歡跟人打鬥、狩獵、捕魚等激烈的活動。當時甘榜來了一個爪哇錫拉拳師，沙末用重金聘請來教授自己。不久，拳師病逝，他繼承拳師的衣鉢，成爲甘榜中無人敢敵的大英雄；受着全村青年人的崇拜。有的甚至拿他和古代滿拉加王朝水師提督漢都亞跟他相提並論；稱他爲「漢都亞第二」。只是時代飛逝，政府重視槍炮，不重視武藝，他只能在甘榜裏表現威風。

至於哈志拉欣則皮膚潔白，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他壓根兒不喜運動勞作，終日不離門前果樹垂掛的鳥籠。除了喜歡養鳥外，他就在門前小河畔垂釣。到了晚上，他跟教堂教司學阿拉

伯文的回教經典。在馬來亞，懂得阿刺伯文的是很受人敬重的，特別是在落後的村落裏。

在學校裏，哈志拉欣學業成績最優，沙末則品行惡劣出名全校。

在這同時，兩人不自覺愛上甘榜裏的最美麗的姑娘莎瑪。

莎瑪家境貧窮，父親欠上別人很多債。她想在兩人之中任選其一，都會使家庭從陷落裏變好。當時甘榜有濃厚的封建思想，未婚男女不能公開談愛；但莎瑪却是例外。

她的父母公開贊成她和兩人作朋友，好選擇一個金龜婿。哈志拉欣和沙末聞名甘榜，那個青年敢嘲笑諷刺他們。老一輩的雖有微言，但教堂裏教司都不提起，也沒有人敢反對。

有一天早上，沙末從小河的下流走來，哈志拉欣從小河的上游到來，兩人在十字路中相遇了。

「沙末，你早。」哈志拉欣永遠不欠缺禮貌。雖然他在家同學中，懶得和他打交道。

「早。」沙末左手的書挾在臂下，右手裏拿着一朵鮮艷的玫瑰花。「我等你好久了。」
他們第一次巧遇，因為是情敵，兩人的臉上都很有尷尬。

他們默默的走着，準備走過橋，到對面山上的馬來學校。

那時候，這小河還不大廣闊，只容三隻舢舨並排過。河裏的水是甘榜人們的活命水。除了供給洗滌沖涼和捕抓魚蝦之外，田裏的灌溉就少不了它。

很久以前，一度天旱，河裏的水位降低，上游的人把河塞了，把水驅到田裏。下游的人們不甘願，曾展開了一次激烈的械鬥。只是這苦旱五十多年沒發生了。

兩人將走近河畔，沙末停步，對哈志拉欣說道：「你也得採一朵鮮花。」

路旁有一棵盛開的素馨花，哈志拉欣站住，茫然的看着他。

「我今天要和你攤牌。」沙末臉孔漲紅的說：「我們大家各採一朵鮮花，莎瑪在河裏洗衣服，等一會兒我們問她，讓她從我們之中選一朵鮮花。誰被她選了，就是她的丈夫，失敗的人不能反悔。拉欣，你敢向我挑戰嗎？」

哈志拉欣聽了，臉上微微一笑，蹲下身體採了一朵素馨花。

「我覺得這三角戀愛長久下去也不是辦法，好吧，我們走。」他說。

不一會，兩人走下斜坡，看見莎瑪背着蹲在河畔石上洗衣服。

她是圍着沙籠，露出雪白滑膩的玉膊，烏黑的頭髮垂在腦後，從背後望去有另外一種迷人的風韻。

她每天都定時在這裏洗衣服，兩人先後上學過橋，都會跟她打招呼。

兩人的腳步聲，引起她回過頭來看。她向他們嫣然一笑，算作招呼。

沙末忽然臉紅耳赤，打架捕魚是他本事，應付女人他很外行。關於要她選擇那一朵花的事，

他一時啞啞說不出口來。

在情急之下，他用手肘輕撞了一下頗爲鎮定瀟灑的哈志拉欣。

「你早，莎瑪。」哈志拉欣對她說。

她站起來，回過身軀。

她實在夠成熟、夠迷人。在沙籠緊身的圍攏下，那高聳的乳房，團圓的臀部，越顯得她曲線美。她用手把腦後的秀髮撥回面前，繞着頸項，垂落在胸部。這一個小動作，把兩人的注意力吸引了。

她噗嗤一笑，說道：「你們兩人難得一道走，怎麼又各自採了一朵鮮花？」

沙末的臉漲紅得更厲害。

「送給你們的金達（愛人）是不是？」她依然笑着說。

「不，」哈志拉欣否認道：「這是沙末的意見。他要我採了一朵鮮花，他自己也採了一朵，他說要你從我們之中選了一朵。」他又向沙末望了一眼，問道：「這些話是不是你說的？沙末。」

「是……是。」沙末勉強的說話。

「原來是這樣，」她彷彿有意喘了一口氣，說：「你們都非常看得起我，只是我……」說到

這裏，她臉上一紅，不說下去，低着頭沉思。

「我的是芬芳清香的素馨花，他的是艷麗多刺的玫瑰花，瑪，你要選那一朵？」哈志拉欣口才伶俐，把握了機會，絕不放過。

莎瑪還是無動於衷，她一顆心志志在跳，十八歲的少女心，已知道愛情的甜蜜苦辣。雖是一個目不識丁的甘榜姑娘，剎時，她已體會面前兩個愛人已展開的殘酷鬥爭了。

她實在無從在兩個之中選擇一個。沙末的魁梧英俊，豪爽誠實；哈志拉欣的溫柔多情，斯文體貼，一時有瑜亮難分高下。叫她怎麼選擇好呢？

就拿財富的多寡來說吧。沙末和哈志拉欣的父親都是甘榜中首屈一指的。這一點，又是難分高下。

就這樣，她怔怔的站在那裏。兩個青年男子左手挾着書本，右手拿着鮮花，也是一動不動的站在她面前。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聽到哈志拉欣在說話：「沙末，我們走吧，不要爲難莎瑪了。現在快要八點鐘，學校就要上課了。」

他說完，揭開柔滑的袖口，露出橙黃的手錶。

「那是什麼？」莎瑪沒有看過錶，很驚奇的走近來看。

「這是手錶。我昨天進城買的，價錢很貴呢，這麼小小的一個要六十五元。」說完，自手上解脫，雙手拿給她看。

她仔細的打量一番，又往耳朵一聽，滿面歡欣的說：「好新奇呢！」

「可惜我沒有！」她忽又失望的說一句，把手錶交給他。

哈志拉欣趕緊說：「這是男子錶，女子戴了不好看。城裏有特別爲女子而做的手錶，細小玲瓏，你這麼美麗，戴上去一定很好看。下次我進城，我一定替你買一個！」

「真的嗎？」她忽然握住他右手說：「謝謝你。」

哈志拉欣趁機會把一朵素馨花放在莎瑪的手中，很得意的說道：「只要你答應願接受我的贈送，我除了買手錶給你之外，還要替你買新布料，高跟鞋和香水。你要不要？」

「啊，你真好。」莎瑪連連的稱讚他。

沙末在旁，一股熱血湧上了胸膛，要不是莎瑪在旁站着，他真想揍哈志拉欣一頓。

他扔下了玫瑰花，飛步的走過木橋，往學校去。

哈志拉欣勝利了。哼着歌曲大踏步趕上。

轉了一個彎，他看見沙末低着头緩緩的走着。

「沙末，這是你自作聰明，你認栽了吧？」哈志拉欣在後面說。

「混賬！」沙末一翻過身來，斗大的拳頭在他眼前擱動，氣恨恨的說：「你以為你勝利了嗎？」

「爲什麼不是？」哈志拉欣忽然不怕沙末的牛性，說道：「她已經拿了 my 素馨花！」

「你還不害羞？哼，你用了手錶打動她的虛榮心，叫她一時不察……。」

「你不會說過我們不准拿東西討她歡喜呀！我怎麼會卑鄙。你知道天下女人虛榮心最強，你爲什麼不早準備了香水、高跟鞋……。」

「你閉起你的狗嘴好嗎？哈哈……。」沙末登時仰天大笑起來：「你受我騙了呀，她已是我的
人！」

「怎麼？」哈志拉欣面色忽變。

「昨天我父親已叫人到她家裏說親，她父親欠了我父親三年的田租，她父親敢不答應嗎？哈哈，你遲了一步了！今天早上不過是我開你的玩笑罷了！哈哈……。」

「拍！」一向怯弱的哈志拉欣，忽然用力的在沙末狂笑的臉上打了兩下。

「什麼？你敢向我挑戰？」沙末用力一推，哈志拉欣登時跌倒在濕漉漉的泥沼裏，全身濺滿爛泥漿。

「哈哈……。」沙末笑着走了。

哈志拉欣從泥沼中掙扎起來，狠狠的說：「莎瑪雖是你的，但此仇不報，我永不當人。」
過了三個月，沙末終於和莎瑪結婚了。

第三年的秋天，稻田裏插上了綠油油的秧苗的時候，忽然天旱，一連一個月沒有下雨，小河裏的水乾涸見底。

哈志拉欣的報仇機會到了，糾集給沙末侮辱毆打的村民，以及上游一帶的農民，大家合力築起一道水堤，把河塞住。這樣，下游的稻田便沒有水了。

沙末的田地也遭了殃。

他立刻糾合下游的人去搶開水堤，但上游的人數多，更兼哈志拉欣不知從那裏購回長槍，所以每一仗，總是沙末輸了。

但沙末戰鬥力很強，迫得哈志拉欣鼓動有關當局，把沙末逮捕入監。

沙末一去，羣龍無首，無人敢和哈志拉欣反抗。

哈志拉欣不再跟人爲難，在農業局的勸告下，把水堤開放。只是不供給仇人沙末的一家。他爲了要報仇。

三年後，沙末出了監牢，回到甘榜馬林，看到妻子莎瑪爲了生活早把三百畝稻田賣給哈志拉欣。女兒阿霞已經有一歲大。

他只好把屋子遷到河口，努力的掙扎三年，終於購了七八個田，自己一面耕種，一面划船，晚上教人學打錫拉拳渡日。

他把哈志拉欣恨透，很想有機會報仇。

當他聽到哈志拉欣被委派為本村發展委員代表，提議在馬林河建築一座橋後，就不惜耗費巨款，殺羊宰雞，聯絡划船的工友，以及和哈志拉欣有仇的農人，聯名呈函政府表示反對，以拆哈志拉欣的權……。

「我一定會勝利的！」他從幻想中醒來，與高采烈的上樓就寢。因為夜已深了，空氣裏有冷如刀刺的感覺。

三

晚上十時，甘榜的成人夜學班下課了。

「阿霞爲什麼今晚又不來上課了？」教室裏，教師坐在講台上，用筆在點名簿上劃着，忽然自言自語的說道。

「難道她生病了嗎？不，她身體結實健美，怎麼會病倒？」他想到。

「啊，是了。」他忽然高聲叫了一聲：「甘榜裏封建思想太濃厚。在上課時，我跟阿霞講了

幾句話，一定是被她家裏父母知道，不准她再來上課的。唉！我一別六年，到城市讀中學，回來時，甘榜還是這樣落後，我一定要好好教育他們。」

他劃好點名簿，簽上「哈山」的名字。

「她有三晚不來上課了！」他腦裏依然存着這個問題。

哈山發覺自己是暗戀上了那個叫阿霞的少女了。

「我在偌大的城市裏，就沒發現這樣美麗的少女！她真夠美！」他老是想着她。

在他眼前，忽然發現一個皮膚雪白，曲線玲瓏像雕刻般好看的身材。特別是那雙像天上一閃一閃的星星般的眼睛，以及挺秀的鼻子，甜甜的聲音，烏油油的秀髮，真使人一看難忘。她沒有搽胭脂，洒巴黎香水，她身上的幽香分外有一種魅力！

「仄哈山，」他的同事仄阿里走進來，叫他：「你看，我們甘榜的人太落後了！政府爲了他們建築一道橋，他們竟聯名反對！」說完，走近他身邊，展開一份巫文報紙給他看。

「我早知道了！」哈山悲哀的說：「是我父親在兩天前告訴我的。」

「他們爲什麼要反對？一旦橋建築好了，村民的生活水準就可以提高。」

哈山沉默不語。

「他們的領導人叫做沙末的。嘿，有機會我倒要看看他，看他是否瘋了！」仄阿里一味說下

去。

「仄阿里，你不要說了。沙末是我父親的仇人，我真不願意你提他！」他憂鬱的說。

「他是你父親的仇人？」仄阿里驚奇的說：「我還不知道。看來，」他略一沉吟說：「你父親是本村發展委員的代表，橋是他提議建的，沙末是存心搗你父親的蛋了！」

哈山點點頭，說道：「我早就知道我父親和沙末結仇的經過，我屢想找機會消彌他們的仇恨，只是我一回到甘榜裏，處處是籬，纏住我動不得。」

「本地薑不辣呀！」

「是啦！」哈山又嘆了一口氣。

過了一會，仄阿里忽然問他：「仄哈山，你認識一個叫作阿霞、賓地、沙末的姑娘嗎？」

「認……認識的！」他心裏狂跳的答道。「她是我的學生。」

仄阿里又說：「原來如此，我的班上一位名叫法地瑪的姑娘，她說阿霞願意在她屋子裏會見你呢。你有很好的收穫呀？」

哈山面孔上本能地漲紅，又問他：「你認識法地瑪，你不是也有好收穫？」

「好啦，好啦。」仄阿里截住話頭：「我們現在立刻去會見她們。」

半弦的月亮依然不減清輝，水銀色澤披蓋了田畝、花草和遠山，秧田處處聽到蛙鳴，灌溉水

溝流水叮東叮東的響，夜色很美。

兩人朝河堤上走，水光瑩然。只是堤上野草露水濕濃，兩人怕弄濕長褲，很仔細的行走。走了不遠，忽然看見河的下流有兩隻舢舨慢慢的划來。

「法地瑪！」仄阿里看見了，高興的叫喊。

「小聲點，甘榜裏的人都睡了。」法地瑪把舢舨撐近岸邊，仄阿里毫不躊躇的下去。

哈山也看到了。那個令他神魂顛倒的姑娘阿霞也泛舟來等他。

他不等小舟蕩近，已爬下土堤。

「仄，小心。」阿霞關懷他，用力把槳一划，小舟已到了岸邊。

哈山下下船，仄阿里和法地瑪的船已飛快的順流走了很遠。

他在月光下，看到輕搖木槳的阿霞更是迷人。她有着鄉村少女的矜持，低着頭划着。

他不敢靠近她，坐在船頭，望着她水裏的影子。那影子是含羞默默的，咬着小嘴唇不說話。

「你高興嗎？」他本想問她怎麼三晚不讀夜學，在意迷心亂的情形下，竟問錯了。

那影子把頭俯得更低，細細聽到一陣甜甜的聲音：「高興。」

哈山把心裏的石頭放下，笑着問她：「你有三晚不讀夜學了？」

阿霞忽把頭抬起，說道：「是的。這都是你不好，……。」

「我……我怎麼不好？」哈山慌了。

「誰叫你在班上跟我講話，放學送我回家，使他們在我父親面前說我的壞話？」她半生氣，半嬌羞的說。

「好，」他情緒鎮定得多，笑着說：「那麼，我以後不再和你說話了。」

「我才不和你這狗嘴說話呢！」她翻過臉去，好像真個生氣了。

哈山知道她在做作，胆子更大，於是又說道：「我說錯了，請你原諒我吧。我怎麼也捨不得不和你說話……。」

兩人一面談，一面讓舢舨緩緩的向下游流去。

到了渡頭的附近，阿里和法地瑪已蕩舟回來，兩人靠得近近的。

「仄哈山，回去吧！」阿里高聲說道：「渡頭那邊很多人，他們漏夜在造橋，吵鬧得很！」

「橋，」哈山驚奇的望着遠處電燈光通明如白晝的渡頭，說道：「政府這樣快就動工了？」

「已經動工了兩天呢！」法地瑪說道。

兩隻舢舨並排的向上划。這次是由阿里和哈山兩人充作水手。

「這麼說，沙末的抗議不是沒有用了嗎？哈哈，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瘋子……。」

「仄阿里，你趕快停止說下去，」法地瑪急着說：「你知道仄沙末是誰嗎？他是阿霞的父親

！

「真的？」阿里滿面尷尬的說：「那麼，我真對不起阿霞。我實在不知道仄沙末是阿霞的令尊！真該死！」

阿霞神情頗冷淡，對於阿里的道歉，點點頭不答。

其中最驚奇的要算是哈山。他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己心愛的姑娘，正是自己父親仇人的女兒，他雖一面划船，心裏可煩亂極了。

不過，他受過城市新思想的洗禮，覺得自己父親和阿霞的父親的仇恨是不應該存在而不加以消除的。

「爲了區區一個女人，何必生那麼大的氣！」有時，他竟嘲笑起這兩個固執的老人。

「我一定要設法消除這個了了冤仇！」

他看了阿霞一眼，見她貌美如花，心中忽地有了主意。

「我愛上了阿霞，日後兩個老人死去，這一段深仇不是沒有了嗎？」他想得更遠。他希望阿霞最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否則，這計劃便要失敗。

當船靠岸時，他主動的邀阿霞：「你父親不准你唸夜學，你不妨再勸勸他看。如果他不答應，我希望我們每晚在法地瑪家裏相見。你說好不好？」

「好。」她低聲說着，和法地瑪走了。

但以後的幾天晚上，阿霞都沒有來。

有一次，法地瑪對他說道：「她昨晚來到我的家，可是，不久她父親怒氣沖沖的趕來，把她半勸半拉回家去。她一路哭着呢！」

哈山很是感動，知道他已得到一位少女的全副感情。

有時候，法地瑪對他訴苦：「我到她家去，想把她拐出來。她母親看得我緊緊的，使我一籌莫展。有時，我甚至受到她母親的責罵，說我帶壞她的女兒！」

「『你女兒大了，我給她介紹一個男朋友，也能說是帶壞她嗎？』我反唇相譏。」

「她母親氣頭更大了，狠狠的罵道：『你給阿霞介紹給別的男子我或不會干涉，只是說你那個教師哈山我就不答應！』」

「『哈山是本村村長哈志拉欣的唯一兒子，他家裏很是富有，何況他已讀完中學，當起教師，怎麼配不上阿霞？……』」

「『住嘴！』她母親截止我的話，整個脖子也赤紅，可見憤怒已到了極點：『我不再跟你饒舌，你以後在我面前再提起哈山，我要拿掃帚趕你下樓！』我只好忍着怒氣回去了。」

「仄哈山，你和她的父母有甚麼冤仇，爲甚麼他們恨透了你？」法地瑪問他。

哈山把往事詳細的告訴她，並說出消除兩家仇恨的意見。

「很好，」法地瑪讚道：「我總會設法把阿霞帶到你的面前。」

哈山知道這希望很渺茫，但在這失戀之餘，也頗足以自慰的。

四

那是一個細雨濛濛的黃昏，空氣裏水氣很重，使氣候的溫度忽然降低。

從城裏出發的巴士，駛到新成立的大橋就停止。因為橋的彼岸，直通往甘榜馬林的公路不能通車。

或者是經濟不夠支配，政府只載了十多車紅泥把路填平擴大就算完工。在村長哈志拉欣的積極爭取下，政府願意供給碎石和柏油，但要村民集體來動手鋪路。當然，是義務的。

這計劃又遭受到沙末的強烈反對。

個人方面說，公路一旦完成，有囉厘車的人可直接到甘榜沿家搜購土產；巴士可過來載客，自己划船還有甚麼可出息？除此以外，既然這計劃是大仇人哈志拉欣提議的，就非澈底反對不可。

「築橋方面我已輸了一個回合。這次我不能再輸了！」他非常堅決的說道。

「各位，」他一遇見人，就展開宣傳：「我們一定不能上哈志拉欣的當。你們以為他爭取建築本村公路是爲着大家的利益嗎？我坦白的告訴你們。我已查知了哈志拉欣在城裏買好一部汽車，只是公路崎嶇駛不進來。我們千萬不要爲他一個人的享受，冒着風吹雨打，在陽光下鋪路。……」

遇見哈志拉欣的佃農，他就說：「富人真是不好的東西。他們的田租這麼高，簡直剝削盡你們辛辛苦苦得來的東西……」

那些意志比較怯弱的人，他就加以恐嚇的口吻說：「誰替哈志拉欣鋪路，我準給他一頓好揍……」

這話最生効力。他是甘榜裏的武師，手下又有七八個身強力壯的徒弟，那個不怕他。

總之，在他的遊說下，生性不大懂得公民責任的甘榜居民，就沒有參加義務的鋪路工作。政府載來的碎石、柏油堆在路旁，而黃泥路一日壞過一日了。

近來是雨季，路更是泥濘。泥土陷落去的，一窪一窪的都是水。腳車不能踏過，行人也得小心躡着脚步，生怕滑倒。

這一天傍晚，沙末從城裏搭巴士回來。

他在泥濘崎嶇的黃泥路上走了好久，忽然聽到後面有汽車聲。

他翻回頭一看，發現是一輛老爺車。他知道是誰的。他今天在城裏就親眼看到哈志拉欣和着幾個紳士在街上駛過。而司機就是仇敵哈志拉欣。

他猛然一陣心痛：「我越來越貧窮了！我還是一個農夫，他已有汽車了。」

沙末覺得很憤怒，他走在路中間，不閃避哈志拉欣的車子。

「叭叭叭！」老爺車在不停的響汽笛。

他不理，頭也不回，只顧走在路中間。

「叭叭叭！」汽笛越來越近。

兩旁是稻田，路很小，沙末走在中間，汽車很難通過。

老爺車慢慢地跟在沙末後面走，也不響起汽笛。

忽然，路前的中間是一大窪水，沙末照右邊的乾路走，等得不耐煩的老爺車，猛然從水裏駛過，水花飛濺，把沙末一身衣服染成斑斑剝剝的黃點。

「布基（×你媽）！」他呸了一口痰。用手抹去嘴唇上的泥漿，追將上去。

老爺車開盡了速度，飛馳電掣似的在黃泥路上走，濺起的水花，車子的顛擺，看上去非常驚險。

沙末追不到，指手劃腳把哈志拉欣祖宗十八代都罵到完。

他還不服氣，到了晚上，他自己親自偷偷的溜進哈志拉欣的住家，把汽車的輪胎的風放完，把機器用手按斷，然後才輕飄飄躲過荷槍實彈的自衛團員，借着朦朧的夜色奔回家去。

「嘻嘻！」他忽聽到屋外果林裏有男女嬉笑聲，便輕步走近。

「我媽早就睡了，我爸已經出去，亞邦（愛人）你怕什麼，難道你不明白我的心麼？」赫然是自己女兒阿霞的聲音。

「我……我愛……」男子的聲音越來越小聲，聽不見了。

「嘻嘻！」兩人又笑起來。

沙末一驚非同小可。自己以為女兒一向守禮不阿，端莊賢淑，現在竟三更半夜，跟男子在談情說愛。

「哈山。」女兒又向男子低低招呼。

「什麼？」沙末腦裏一聲轟然巨響，幾乎要昏過去，他知道哈山是哈志拉欣的兒子。哈山當了夜學教師，他就不准女兒再讀。

「無恥的狗男女！」他大喝一聲，衝進果林裏。但星光閃爍，林裏很暗，他依稀看到兩個人影在分頭狂奔。

「阿霞，你給我站住！不然我要你的命！」他聲色俱厲的說。

忽然電筒光一亮，他看到的是一對陌生的男女。女的他似乎有些認識。

「對不起，」男的羞羞的說：「我叫做哈山，今晚和我的女朋友法地瑪散步，無意中走進了你的果園，真是對不起！」

「你叫哈山？」他懷疑的問道：「你是不是哈志拉欣的兒子？」

「不，」阿里說道：「我是新來教夜學的教師！」

「我吓！下流。」沙末暗罵他爲人師表，竟然作這種下流的舉動。

阿里看他不發作，悄悄地把小路照亮，和法地瑪溜出果園去。

半路跳起臉色發青，身軀顫抖的哈山，他握住了阿里的手，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你雖脫險，我心裏很替阿霞擔憂呢！」法地瑪悲傷的說。

「阿霞是他的親生女兒，最多不是挨罵挨打，他不會殺她的！」阿里安慰她。

「我是說，」她更憂戚的說：「怕他一怒之下，立刻強迫把阿霞嫁給別的男子！」

「我怕阿霞不會承認跟哈山有來往的。她是一個剛柔都很極端的女孩子！」阿里說。

哈山慢慢恢復了常態，聽了兩人的說話，很鎮定的說道：「如果別的女孩子我可不相信，阿霞的性格我很明瞭，她不是一個容易屈服於強暴的女孩子！我相信她，除了我之外，她不會嫁給任何的男子的！」

「如果她父親強迫……。」

哈山苦笑：「她只有自殺！那時我也會自殺；不過我不相信有這麼的一天！」

是的，經過幾次冒險的約會後，哈山和阿霞的愛情已經鞏固如鋼鐵水泥建築的大廈了。他無論如何不願想到失敗的方面去。

五

「阿霞，」清早，沙末看到女兒，劈頭就問：「你認識哈山這個人嗎？」

阿霞竭力隱瞞昨晚的事，雙手撫弄着頸項掛下的小銀牌，裝着心不在焉的說：「那個哈山？我一點都不知道。」

沙末稍微放心，但是又問道：「你昨晚十時多有起來嗎？」

阿霞臉上微微一愕，立刻笑着從容的答道：「爸爸，我不知道你問這些幹嗎？昨晚我是好好的睡在媽媽的身旁，不信，你問媽媽。」

莎瑪正用椰刷掃地板，聽了說道：「你放心，我昨晚沒有看見她起來。」

沙末綁好頭上的紗巾，忽然又說道：「我最不放心的是哈志拉欣的兒子哈山。」

「是呀！」莎瑪接着說：「有人說阿霞跟他很要好……。」

「是不是？阿霞。」沙末很生氣，大聲質問。

「沒……沒有，爸爸。」阿霞聲音有些顫抖。

沙末把桌上的水壺掛在身上，手裏拿着一頂三角形斗笠，瞪着女兒說道：「我沒有看見過這樣下流的事情。昨晚我親眼看到一男一女在果林裏胡混。唉！現代的青年都日漸墮落了。阿霞，我不希望你染上這種壞影響，我和你媽會替你找個好丈夫。」

「爸爸。」阿霞紅着臉，急阻止父親說下去。

「好吧，爸不說了。」沙末便想出去划船。

到了樓梯口，他望着泥濘路上的一幕，不禁仰天哈哈大笑。

「我總算報了泥漿弄髒我衣服的仇！」

原來哈志拉欣的老爺車，昨晚給沙末偷偷搗爛，不能行走，只好叫一條水牛把車子拖着到橋頭，準備把它拉到城市修理。

穿着整潔而身材肥胖的村長，手拿木杖，一步一步的行走，很是吃力！

「想你也有這麼一天！」沙末更得意了。

在哈哈大笑中，他踱到河邊，解了纜索，飛快的划着舢舨向下游划去。

到了傍晚，他勞動一整天，情緒依然很好。他和哈志拉欣結仇二十多年，這次偶然壓倒仇敵

，他心裏怎不高興？

「來來，伊不拉興，你用克里斯短劍，我空着肉掌跟你鬥鬥！」他興高采烈的說。

伊不拉興是他八個徒弟中武藝最好的一個。他生得身軀雄壯，比沙末略高三吋，是個結實爽直的莊稼漢。

「師父，我不敢。」伊不拉興說道。

「什麼？你敢看輕你師父。你師父雖然年老一點，但拳腳工夫不會比你差，你放心的動手吧！師父一定有方法閃開你的攻擊！」沙末性子剛強，伊不拉興是知道的。他說過的話從不改變。

「好，師父小心！」伊不拉興儘量小心的刺過去，萬一師父抵擋不住就縮招。

沙末向旁一閃，順手把伊不拉興的肩膊重重打了一掌，大聲的叱喝道：「你怎麼這麼飯桶？用這樣軟弱的招數！」

伊不拉興忍着痛，忍着師父的嘲罵，一劍一劍小心的刺過去。每次沙末都很快閃開，或者把他打了一掌，或是大聲的嘲罵！

忽地沙末跳出圈外，指着他道：「你再這樣輕視你師父，出招這麼慢，我可要打你一頓！」說完，狂風暴雨似的，把拳頭像雨點似的朝他身上打招呼。

伊不拉興一咬牙，把克里斯短劍激烈的施展開來。

起初，沙末東閃西避，口裏哈哈大笑，說道：「你們看呀，師父的本領好麼？」

「好嘍！」站着圍觀的徒弟齊向沙末喝采。

沙末更是得意洋洋，防禦的工夫一時慢了下來。

伊不拉興忽然一劍，直刺入沙末的腹內。沙末大叫一聲，鮮血飛濺，倒地不起。

「啊！」伊不拉興嚇得臉色鐵青，說不出話來。

「師父！師父！」有的徒弟伏身察看他的傷勢。已是深入腸內，受了重傷。

「啊，爸爸！」一個少女從人叢中死命的鑽入來，放聲大哭。

「快去叫婆莫（巫師）！」有一位旁觀的老人說。

「這麼重的傷勢，還是到醫院的好！」衆人看是教師仄阿里說的。他德高望重，家人自然不

敢加以反對。

「可是，要怎麼載傷者到醫院去？他腸都露出來了……。」

「不要緊，」一個青年大聲的說：「我有汽車！」

這青年正是哈山；也就是沙末大仇人哈志拉欣的兒子。

家人早知道這兩家的仇恨，根本想不到哈山肯載沙末去醫治。

哈山飛也似的走回家，一會兒駕了老爹車來。

莎瑪看到哈山，也想說反對，但救命要緊，也不再說什麼。

甘榜泥路崎嶇不平，車子每一顛一擺，都加深沙末的痛楚。

「嗚，痛死我了！」他半昏迷、半醒來的呻吟着。

好容易到了醫院，醫生緊急的救治了一番，才對莎瑪和阿霞說：「傷者若來遲一步，流血過多，就是仙丹也救治不了。」

莎瑪非常感謝哈山，但不許女兒跟他談話，好像仇恨和救命是兩件不相關的事。

哈山存心要消除這種仇恨。他先給沙末繳了醫院甲等病房費，然後買了一些補血的罐頭食物給他。

他又怕沙末看見，私下給錢一個馬來餐館的工友，叫後者每日送飯給沙末。

莎瑪家裏很窮，田裏的秧苗剛在生長，果子節未到，加以沙末宴客用了大批的金錢，一時手頭非常吃緊。

她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仇人兒子在出錢救濟自己的丈夫。

輪在醫院三個多月的沙末，終於拖着衰弱的身體回去。

當他知道自己的命是仇人兒子手裏拾回時，他又慚愧，又生氣………………。

「不，」他暗咬着牙根對妻子說：「我明天就會划船，得來的錢就交給哈山，我不能接受他

的施恩！」

「爸，」阿霞勸阻他：「你身體還弱呢！」

「我們窮人活命要緊，身體算得什麼！」沙末決定的死也不反悔。

阿霞知道是再勸告也沒有用的了。

六

划船這門職業對於甘榜馬林來說，現在是十分困難了。

沙末在馬林河裏划上划下，直到日落西山，依然沒有一分錢入息。

自橋頭通往甘榜馬林的黃泥路，在沙末養病期間，經教師仄阿里、村長端哈志拉欣，以及政黨領導人大力的號召下，集體作了一個星期的義務勞動，正式大告完成，可以通車了。

那些划船的船夫，知道划船沒有出息，在義務造路期間，已學會這門工作，現在大多數投入築路工人的行列了。

巴士車駛進村子來，票價便宜，座位舒適，村民不願搭舢舨了。

囉厘車沿村上門收購土產，價錢和城裏的一樣，還可減少一筆運費，像以前給舢舨運載到城市一樣，那個村民再想到有舢舨的存在？

沙末划得疲倦了，把船停在河畔，點尼巴煙來抽。

河水急急的流，水裏蕩漾着他蒼老悲哀的神情。

「多多多……」遠處河上電船升起青色的煙圈。

電船比舢舨高大得多，有兩層高，速度更快捷。

船裏底下載香蕉、穀米和椰干。上層則坐乘客。

「多多……」電船很快的掠過。

他看到船邊紅漆寫的幾個字：「哈志拉欣號」。

沙末臉色更深沉了。

「陸路有巴士囉哩，水上有電船，我這舢舨還有出息麼？」

「唉！世界進步了。我却越來越淪落！」

「我欠哈山的一筆債，什麼時候才還清？」

「家裏越來越窮了，以後我做些什麼工來養活家裏呢？」

「我今天一分錢都收不到？……人家有了汽車和電船……」

他越想越是悲觀，終於站起來，用力的照舢舨踢了幾腳。舢舨沒有拋錨，竟順着流水惜別似

的緩緩向下游流去。

他長嘆了一聲，拖着長長的影子，一子一子的回家去。

七

第二天，他沒有去划船。

第三天，他也不划船了。

以後，他不划船了。

去年積存下來的穀子快要吃完，田裏的稻正是青黃不接，果林裏沒有什麼出產，以前划船的錢也快要用完……

徒弟們已知道世界變了，再不跟他學錫拉拳；這條收入也沒有了。

他坐在家裏，正如一個病人在接近死亡；不過，他接近的是瘋狂。

以他過去的驕傲身世，全村的首富，他自然餓死也不肯向人借款？

「向人借款，多丟臉！」他想。

他壓根兒不想起這個問題。

有一天，他的一個以前划船的朋友來拜訪他。那正是達勿。

「我現在任職米較，生活過得蠻好。你呢？沙末。」

沙末苦笑，把自己的失業情形說起。

「我很同情你，沙末。假使不委屈你的話，我想，你對於駕駛電船不會反對吧？」

沙末眼前一亮，覺得有一條活路。

「誰……誰的電船？」他緊着問道。

達勿仔細打量他一番，才一本嚴肅的說：「這是村長的一番好意，他知道你失業，所以……

……

「住嘴！你也來消遣我！」沙末一聽到村長，仇恨的火焰就熊熊的生起來。

「村長覺得年老了，想和你重歸於好……」沙末不等他說完，把他用力推下樓梯，差點

兒使他一個筋斗跌下。

「你對他說，他要命的話，別再使人來撩撥我，我是餓死不忘報仇的！」沙末站在樓梯口，

高聲的說着。

他的朋友嘆息的走了。

又過了兩天，米缸快要見底。

沙末不急，他的妻莎瑪急了。

「沙末！」她說：「我們活了這一把年紀，餓死不要緊，只是阿霞還年青……」

「啊，我沒想到這點！」他一時憂形於色。

「所……所以……」莎瑪吞吞吐吐的說道：「我……我收下哈志派人交給我們的五百元！」

「什麼？」這真像一個閃雷，迎頭向他打下。

「我……我接受他的五百元。」莎瑪看見丈夫動怒，全身顫抖，很害怕的說：「那是爲了阿霞！」

「哦！」沙末強忍着快要爆發的怒火：「爲了阿霞，阿霞……」

「我可以向真主發誓，我跟你一樣恨哈志拉欣，」莎瑪說道：「只是我不能讓阿霞餓死！」

「好的，阿霞，好的，哈哈……」他忽然仰天狂笑起來。

「阿霞，快來，勸勸你爸！」莎瑪看到丈夫失常，一時驚慌起來。

「哈哈，把錢拿來，哈哈……」他像一隻沒有理智的野獸。

莎瑪恐懼着不敢動。

忽地，沙末抽出克里斯短劍，臉孔猙獰，一步一步走起來。

「沙末，沙末，我是你的妻，你瘋了嗎？」莎瑪怕得毛髮陡立。

「我沒有瘋，」沙末大聲的說：「我三十年來都沒有瘋。你和哈志拉欣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好呀，你把你的靈魂交給哈志拉欣，我是你肉體的擁有者，我要毀掉你的肉體……。」

「沙末，你瘋了嗎？我是愛……愛你的。」

「愛我？哼！」沙末的短劍已貼近莎瑪的喉嚨：「你記得新婚第一晚我對你說甚麼？我說：莎瑪，我原諒你不是一個處女，但從此以後，你永遠不能在我面前提起哈志拉欣，否則我便殺你。現在，我要執行我的諾言了。哈哈，我死了之後，哈志拉欣也得不到你……。」

「嗚！救命！」莎瑪知道沒有生還的希望。

她愛的是哈志拉欣，但環境硬把他倆分開，她已痛苦的忍受了三十多年。

「死，也許能減輕痛苦！」她閉着眼睛等死。

「砰！砰！」忽然兩聲槍響把她驚醒。她以為在夢中，忙張開眼睛一看，沙末已倒地呻吟，克里斯短劍丟在一角，額角流血不停。

「媽，你沒受傷吧？」一個少女走去扶她起來：「哈山救了你！」

「誰是哈山？」她急着問道；臉上比以前更恐懼。

「就是哈志拉欣的兒子哈山呀，我和他……」忽然阿霞臉孔赤耳，說不下去。

「什麼？」

「我和他……他已成夫妻……妻……」少女說着，臉上不勝嬌羞。

莎瑪一把推開她，爬了起來，看沙末已經死去，她忽然拾起克里斯短劍。

哈山持着短槍，很慌張的跑進來。

莎瑪退到牆角，用短劍抵住胸口，哈哈的笑道：「這世界已經瘋狂了，我再活下去也沒有意義。我要死了！……」

「媽，你應該活下去！」阿霞看見父親已死了，世界上只有母親一個親人。她想走上前去勸阻她。

「別靠近我！」莎瑪大聲的說，克里斯短劍已劃破皮肉，鮮血汨汨的流：「我是魔鬼！我是害人的淫婦！哈哈，你們知道嗎？你們是一對同父異母的兄妹，哈哈……這點連沙末也不知道！」

「啊，媽！」阿霞忽然掩着臉，像要瘋狂。

莎瑪已經一劍刺入喉嚨，鮮血飛濺，慘叫一聲，當場斃命。

阿霞張開眼一看，人像箭似的奔下樓梯。

「阿霞，霞……霞……」哈山持着手槍，急搶奔下，但樓梯口有一個肥胖的影子擋住他。

「滾開！」他大聲的叱喝，手槍向着那人。「哈山，是我。」那中年人說。

哈山不知是情緒過於激動手握板槍機的指頭一動，忽聽到一聲槍響，那人跌下樓梯，一骨碌

的滾了下去。

哈山不理會這麼多，他走下樓梯就追阿霞，但地上給一件物體一絆，他跌了一交。

他掙扎着起來，不禁大吃一驚。自己竟開槍擊斃自己的生身父親哈志拉欣！

哈志拉欣胸部肺葉中槍，顯然已不能活了，他在血泊中呻吟，只裏喃喃的說道：「哈……哈山你打得好，莎……莎瑪死……死了，我……我也不忍一……一個……個人獨自生活……我……我愛她！」說完，便含笑的瞑目了。

這時候，阿里和法地瑪聞聲走來。

哈山用槍指着他們，瞳孔血紅，用着野獸的口吻，命令着：「你……你們快把阿霞救來，她走去大橋，快……快去，不然，我打死你們！」

阿里和法地瑪照柏油路追去。

將要到橋邊十碼時，一個苗條的人影自橋上躍下。橋下水位降低，石頭崢嶸可怖，跌下去是
不可救活的了。

就在這時，兩人忽又聽到「砰」的一聲響！

哈山用手槍自戕了！

百字票

「拍！」李福把碗和筷用力放在桌上，一時觸動桌上的煤油燈，火焰兒搖搖欲熄。他的妻坐在木桌的對面，低着頭像在思索什麼。

「怎麼又把飯煮焦了！」他大聲的說話，但却引不起她的注意。

他實在吃不下。不說飯煮焦，天天老是這些菜，一尾鹹魚，一碗菜心，他就是餓着肚子也難以塞下肚去。

「喂，亞狗的媽，你死了嗎，怎麼每天都把飯煮得不成樣子？」他站起來了，咬着牙，鼓着嘴巴。

「沒……沒有呀！」她低着頭，慢條斯理的說。頓一下，又問：「你昨晚有什麼夢？」

「沒有，看！」他提起碗，用筷子攪動一下，把烏黑的焦飯弄上來，「你瞎了嗎？」

她着迷了，低着頭看夢書，說：「啊呀！好了，我昨晚什麼夢都沒有，要不是你提醒我不知道買什麼才好？就買煮焦飯吧！」

接着，她又說：「買煮焦飯的號數也不錯。喂，你打算買多少錢？」

李福一肚子氣在心頭，拿她又沒有辦法，不禁橫了心，伸手一抓把夢書拿過來。

「唉呀，」她急了，站起來，伸手搶：「你要看，等我查完給你，我還沒有查到哩！喂，你快還給我，我怕忘記那號數了！」

李福咬着牙根，沉聲說：「你天天想買百字票，家裏甚麼事你都不想管。看，我吃過你幾天的焦飯了！你說！你說！」

她一時怔住，突然眼淚從眼眶中流下，說：「你吃兩餐焦飯就很委屈嗎？我……我自從到這裏，吃的穿的都是別人不要的，你，你有什麼本領？當初，你對我說，你的工作很有前途，答應替我買高跟鞋、頸鍊、衣服等，你……：你有做到嗎？你花言巧語騙了我，等到我嫁了你，你就翻臉不認賬。你害我夠苦了，我替你生兒育女，替你看管家裏，你以為我是白食的麼？你……：還發什麼脾氣？天沒有亮，我便起床替你煮飯燒菜，你以為不辛苦麼？你來做做看！我一個月積蓄到幾塊錢，玩玩百字票，難道發財不應該麼？我又不是天天賭，你管得着我？你快把夢書還給我！」

李福嫂的牢騷一發不可收拾，更夾着令男人心軟的眼淚，李福一時無話可答，拿着夢書不知如何是好。

「比如上個月，亞德病了，問你要錢，你說公司沒有發薪，不是我中了兩角錢百字票，他怎

會病好，憑你，他病死你也沒法請醫生。你別死要臉子了。這裏，有那一個人不賭百字票，亞金嬌，福順嫂，她們賭得比我更兇，一出手便是三五元，她們的丈夫從來不干涉，沒有像你這樣假正經！我看你是永遠不會發財的，你……。」

他本來拙於言詞，一急之下，拿她沒有辦法，只好把夢書拋在桌上：「算了吧，你拿去便是。」

這一天早上，他不吃早餐，便換上工衣，踏起腳車到汽車修理廠去。

他看見丈夫走後，勝利的抹乾眼淚，把煤油燈的火焰放得亮些，翻開那本夢書看。

屋外，東邊天空上露出魚肚色，太陽慢慢地升上地平線。這個離市鎮四哩的木屋區，可以看到從城市趕來的報販，小販和賣麵包的巴基斯坦人。過了一會，囉厘車載了青菜到來，木屋區熱鬧起來。

「砰砰！」門外有急促的敲門聲；接着便是腳踏車的「鈴鈴」聲。

「福嫂，福嫂。開門呀，你要買什麼字？」屋外傳入一陣熟悉的男人嗓音。

她一驚，看看板縫外，才知道是天亮了，便熄了煤油燈。

「福嫂，福嫂。」有人催促得緊。

她剛才被丈夫一頓責備，心中還不好受。查夢書，又沒有查到合適的字。她不禁懶懶的說：

「去你的，我不要買。」

「啊呀，你不要買。我猜你沒有真字是不是？我有，我有，還有花題。快開門呀！」

李福嫂經不起對方的誘惑，開了門。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腳車上跳落。他穿窄身的西裝，頭髮向上梳得又高又圓，看過去像個準阿飛。他吸着煙，隨手遞給她一枝，說：「是三個五，抽嗎？」

她接過煙，他替她燃上火，然後，取出一張黃紙說：「這是我從觀音娘娘取得的真字。你猜是不是八七六？」

她倚靠在門檻上，很小心的看真字。眉頭皺呀皺的。

他站在她身旁：「很多人都買八七六，你買一張試試看。」

「太大了！」她說：「我看不會中的。」

「福嫂，這是觀音娘娘的真字呀，平常，她是不肯出字的。我看一定有希望！」

李福嫂吐了一口煙，搖搖頭：「我有經驗，菩薩的字都不靈的。」

「也好。看，我又有一條花題……。」

她接過了，唸：「兩鳥天上飛，漁夫釣水邊。九十九隻狗，只有一隻肥。」「啊，這不是二一九嗎？牙擦，你說是不是？」

牙擦大聲說：「不，不是二一九。我猜是九九一。」

「你胡猜。兩鳥天上飛，不是二嗎？」她爭着解釋：「漁夫釣水邊，只有一隻肥，不是一嗎？九十九隻狗就是九。合起來不是二一九？」

牙擦自褲袋取出梳子梳頭髮，說：「好。我不和你爭，你要買多少錢？」說完，便進入屋子，又取出一本細小的簿子。打開來時，有好多張都有複印的號數，如三一〇、四八七、八七六等；不過八七六號數最多。

「讓我看！——」她一把搶過來說。

牙擦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張開大口瞧着她全身。福嫂是個中年婦人，豐臀、細腰，膚色白白的，另有一種迷人的風韻。

「這麼多人買八七六。」她說，打不定先前買二一九的主意：「給我買五角錢ABC的八七六。但我却沒有錢，亞狗的爸有三天沒有給我買菜錢……。」

牙擦拿出放在耳朵上的原子筆，夾好藍色的複印紙，說：「這怎麼行？他做什麼丈夫？是我，一定不會那麼吝嗇。每天，我會給我的老婆一塊錢用。」

「你們男人心，海底針。你說的那樣好，爲甚麼不娶老婆？你有一間雜貨店，十多依吉膠園

「唉。」牙擦嘆了一口氣：「不是我不想娶老婆，老婆難找呀！像你亞嫂這樣好的女人，叫我那裏找呢？」

「我吓！」福嫂生氣了。「別那麼捧我。喂，牙擦，這次欠你五角錢可行？」

牙擦笑哈哈的打量她又圓又紅的臉，煙黃的牙齒都露出唇外，喉裏嚙動，像是在吞口涎。她翻過臉不看他的狗臉。

「可以，可以。你欠我一百塊錢也行。」牙擦說，便在小冊上寫。

福嫂爲難的嘆息：「我賭字票賭到怕了。幾乎每一次都不中。別人偏偏百賭百中。我那個死鬼今天早上還罵我，拿起我的夢書……」

「別說了，這次你一定會中的。我加多你五角，你拿去吧！」牙擦說道。

牙擦去後，亞狗醒了，便在床上大哭大叫。她氣沖沖的衝入房間，罵着：「你醒了，怎麼不起來？」

「媽，我頭痛。」亞狗哭着呻吟。

她伸手去摸亞狗的額角，果然熱得燙人。她慌了，便到櫃上尋找傷風感冒的藥粉。但，找遍了，都沒有。

「這怎麼好？」她想：「我身邊一分錢都沒有。前天，那死鬼給我的三塊錢，我都賭光了。」

現在，亞狗又病了，怎麼辦？」

「別哭，別哭，」她安慰他：「等會兒我泡牛奶給你吃。」

亞狗今年八歲了。自從他會行走後，便沒牛奶喝了。現在聽到母親這麼說，果然停止哭泣，但還是喊頭痛。

由於亞狗的哭嚷，亞清、亞德，連兩歲的亞珠也醒了。福嫂忙亂了一陣，才分給他們一些早餐。

正在這時候，亞金燦搖着一把扇子上門。她劈頭就問：「今天要買什麼字？」

李福嫂看她滿口的金牙，不禁有些氣：「每次她向我打聽消息，我告訴了她，她都會買中，我這次可不會那樣傻！」

「我沒有打算買甚麼字，你呢？」她問

亞金燦上身穿滑溜溜的綢衣，下身是名貴的蠟染紗籠，一派頭家娘的打扮。她還不滿足的，一開口就埋怨家裏兩個媳婦的不好。

「我不信。」亞金燦說：「剛才我看見牙擦何從你家裏經過。」

這一問，李福嫂沒法招架，說：「夢我沒有。字也沒有，連花題也沒有。我只是隨便買，我買八七六，你呢？」

「八七六！」亞金嬌驚叫一聲：「前個星期才開，這麼快不會再開！我看，這個號數不會中的。買七六八比較好，不，六七八更好，啊，六八七也開過了，買七六八吧！」

「七六八，讓我看夢書。」福嫂拿過夢書：「是石榴！石榴不是好東西。我看八七六比較好看，八七六是拜神。」

亞金嬌說不好。兩人便爭吵起來。

「撞車！撞車！」突然，屋外有孩子叫聲。

金嬌連扇子都不拿，便衝出門去。福嫂抱起亞珠跟在後面，留下屋裏的亞清，亞德便哭起來：「媽呀，媽呀！」

這個小市鎮的店舖是位於南北主幹公路的兩旁。因此，常有老人，孩子越過街道被汽車撞倒的事件發生。

金嬌年紀近五十，平常走路時，彎着腰，氣喘喘。現在，她顯得生龍活虎了，挺胸，向擁擠的人羣撞進去。

「什麼車相撞？她緊張的問：「那輛車的號數是甚麼？」

馬路中的人羣暫時堵塞了交通。南北的車輛迫得停下。三位交通警察盡力趕退人羣，金嬌用力擋住後退的人羣，一面問：「甚麼號數？甚麼號數？」

福嫂抱着亞珠也鑽進來，突聽到有人說撞死人，她嚇了一跳，忙不措的退出，一面用手蓋住亞珠的眼睛，說：「大吉利事，大吉利事！」

金嬌沒有聽到，東撞西衝，終於成功的擠進去。

一輛細小的摩里士被撞得四輪朝天！不遠處停着一輛載錫米的囉哩。地上鮮血淋漓，一塊白布遮着三個死屍。

「唉呀！」金嬌拍着胸膛，唸道：「菩薩保佑，菩薩保佑！」說完，便向後退。她最怕看到死人，據算命先生說，她今年不可看血，否則什麼財氣都飛走了。

兩人先後走散，在一棵樹下集合。金嬌口裏還詛咒着那些死人。

亞珠張開小口哭着，福嫂生氣的賞她兩記耳光。

「金嬌，你看到了，那些汽車是什麼號數？」福嫂緊張的問。

「我呸！我看到那些死人就倒霉。我什麼也看不到。……」

那個牙擦何一搖三擺走近了。

「好消息，好消息。」他一面走一面說：「囉厘車是三八六；汽車是二五七，你們要不要買？」

「還買。我倒霉還不算！」金嬌吐了一口痰；又黃又臭。

亞狗牽着亞清、亞德哭着來。

「媽的！」福嫂指着亞狗罵：「你這衰仔，連屋也不看，人家偷光了你才快樂！」她急牽着三個兒女走回家。

不一會，牙擦何跟着來到。

「福嫂，你真的不買，」他說。「別人中了，你別說我沒有提醒你！」

亞狗又躺在床上哭泣。

「我不買了。」她擺擺手說：「亞狗病了，我還沒有錢請醫生。」

「這樣，你正應該買呀！說不定中了一元幾角，你不是就有錢了。剛才最少有四五十個人向我買那兩個號數；你不能錯過這個機會？」牙擦何繼續說服她。

「但早上我已買了，我還欠你七八元……」她的心動了。她想：「我這麼窮，菩薩一定不忍心不給我中一次的！而且，撞車的事最容易中，這個機會怎能錯過？」

牙擦何聽她這麼說：「你放心好了。你不中我不要。來，我再給你欠一元。每個號數買五角錢吧！」說完，他馬上寫好，撕了紙條給她。

她接過，說：「我不知怎樣感謝你！」

牙擦何笑嘻嘻的走了。

到了太陽升到紅毛丹樹梢，她才有時間洗衣服。

晚上七時，李福勞作了一天，帶着疲倦的身軀回到家裏。

他生得又高又瘦，額角留了一個受傷的圓傷痕，很不雅觀。

亞狗在床上哭，屋裏是靜悄悄的。

「亞狗，你媽呢？」李福快手快腳脫下污黑而帶油漬的工衣。

「爸，我……頭痛。」孩子哭着。

「我問你，你媽呢？」

「媽……媽去金嬌的家了！」亞狗吃力的說：「我，頭暈，爸。」

李福摸一下孩子的頭，不禁問道：「你媽有給你吃藥嗎？」

「沒……有。她只給我半碗牛奶。」

他生氣了，說：「不要緊，等會兒我罵她！」

「亞狗的媽！」他站在門檻大聲叫。

從這裏到金嬌的家最少有半哩遠，他的叫喊是沒有效果的。叫了一陣，他的臉都紅了，便穿

著一條短褲出去。

「她這樣不顧孩子，是誰都會生氣！」他氣沖沖的想：「我不教訓她，我不姓李！」

到了半路，在暮色蒼茫中，他看見妻擁着孩子前來。

「屋裏裝不下你嗎？」他劈頭就罵：「孩子病了，你也不顧！」

李福嫂是到金燻到家裏聽賽馬消息。因為金燻有一架收音機，晚上七時二十五分便播出賽馬成績。

真是上天無眼。今天竟開二一九。李福嫂聽了當堂捶胸叫冤。要是她不聽牙擦何的話多好，她一定可拿到幾百塊錢！但現在呢，一切都成了泡影。

「×媽的，牙擦何真衰！」她心裏千剮萬刀的罵他。

金燻可能是看了死人，財氣受了影響。三獎是四一六，她買三一六，直把她氣得跺腳拍桌。李福嫂走在路上，一肚子是氣。看到丈夫如一頭瘋狗衝來，她的怒火上升。

「喂，你罵誰。我不是老是被人罵的。你沒有看到我抱着一個，牽着兩個孩子嗎？他們吃完了晚飯，出去散步一會也可以嗎？你不要以為我是你的僕人，整天躲在家裏……………」

「可是亞狗病了。」他說：「你……………」

「病了，你不會照顧他嗎？難道你沒有份？你說！你說！」

李福無話說，氣得牙癢癢的，搓着雙手。半輪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乳白色的光芒照着他氣忿忿的臉上。

他買了一盒退熱散，給亞狗服了，然後，他去吃晚飯。

又是早上的菜。一碗鹹魚，一碗菜心，而且是冷冷的。他已有三分氣了。等到飯上來，他發覺煮得太濕，黏黏的，飯不像飯，稀粥又嫌水少些。

「你怎麼老是煮這些飯給我吃？這，這是什麼道理！」

李福嫂一時怔住。傍晚時，她和亞金嬌，福順嫂聊天，不外是講百字票的事情，她談得興高采烈，煮飯時放了太多的水也不曉得。不過，她並不是一個愚笨的婦人。

「你沒看見亞狗病了嗎？他不能吃飯，我順便煮粥給他吃。你連孩子也不顧嗎？」

他想：「這也說得對呀！」但看到了菜，他又生氣了：「難道我沒有錢給你買菜嗎？你看，三天了，老是這些菜！你吃得下，我吃得不得！」

她蹲在那裏洗衣服，亞珠在搖籃裏哭。屋裏亂吵吵的。

「錢！錢！你別以為一天給我兩塊錢就很多，孩子的零食一天就是五角錢！近來糖起價了，菜也貴了。什麼東西都不經濟。我們又不是潤佬，吃幾天鹹魚有什麼要緊！你要吃好菜，你自己去買菜好了！也省得我走動！」她永不服輸的辯駁道。

李福見得她變了。她一點也不溫柔和體貼。以前，每逢他放工回來，她會抱着孩子站在門口招呼他。她又弄好沖涼的溫水，擺好飯菜等候他。在他吃飯時，她還替他添飯，倒開水。但現在

呢？

他多麼想重重責備她一頓，可是，一想到以前的親愛，他又不忍心。他默默的吃下那些反胃的晚餐。

冲了涼，他覺得一天的疲勞完全消失了，便拿把藤椅到門前乘涼。他以為妻子會跟自己聊天的，然而，她又帶着孩子到金嬌的家裏去了。他只好搖搖頭。

「福嫂，」金嬌的媳婦說：「我勸你別灰心，你還有財發的。」

金嬌戴上老花眼鏡，在查夢書。

「唉呀，我記起了，聽說河邊的拿督公很靈。這裏有人去求，結果都中了，就是二一九那個號數呀！後天，我想去求。星期三又有馬開了。福嬌，你去不去？」金嬌抬起頭問她。

「我輸得怕了，我什麼也沒有了。我還欠牙擦十塊錢。我怕亞狗的爸知道，他是一個不講理的男子！」李福嫂悲哀的說。「真是人命都會被他要呢！」

金嬌沉思了一會，說：「這樣吧，錢，我先借給你，只是你能跳董嗎？」

「跳董。我沒跳過，我怕我不是屬陰的，很難跳。」福嫂為難的說。

金嬌看看她的神情，便取出一張紅老虎說：「我借給你。後天，下午三時我到你家邀你去。

在這兩天，你千萬別吃腥，特別是豬肉，否則那督公會生氣的。」

爲了試一下自己的財運，她接過那十元。

到了後天，兩個婦人到了河邊的一棵大樹下。金嬌提了一籃子的東西，如香蕉、糖菓、紅煙、尼巴草、檳榔、柘葉，還有檀香和燭、冥錢等。

大樹根下掛着一塊紅鋅板，上寫「雙溪那督」。旁邊插着無數的檀香灰燼和柄。金嬌敬上了糖菓，插了蠟燭。

福嫂雙手拿住三枝裊裊的檀香，閉着眼睛，十分緊張。他們的旁邊是一條闊十多呎的河流。水流湍急。

金嬌開始唸了：

「三枝清香來請神，願爐童子在檀前。

一請毫光天門開，二請毫光神自如。

三請毫光神着來，身騎寶馬出天台。

騰雲駕霧在空中，一爐清香在檀前。

畫符勅令救萬民，先斬後奏無諒情。

玉皇大帝旨勅令，飛雲走馬到檀前。

弟子誠心三拜請，雙溪拿督神降臨。

神兵火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金嬌唸罷看福嫂，福嫂狀如催她，手裏的香左右揮舞，像是有神附身，不過，口還不能說話，於是，金嬌再從頭唸一遍。

「拿督樹達馬利！」突然，福嫂大叫一聲，本來不會說半句巫語的她，現在突說「拿督已經來了！」

「阿巴冒（要甚麼）？」福嫂全身跳動說。

金嬌雙拳合什，叩了頭，用巫語說：「拿督公在上，小婦人今天請拿督公駕臨，是要問一下小婦人有沒有財？」

那督公向上一跳，說：「地德加惹（沒有財）。」

金嬌慌了，又叩頭懇求：「拿督大人，小婦人家裏十分痛苦，丈夫又早死，吃的穿的都是向別人借來的，請那督大人可憐可憐小婦人，出一個眞字給我。多隆，多隆，拿督！」說完，她呈上一枝鉛筆，一張白紙。

「比基（去）！」那督公向前一推，拒絕了，說：「汝詐甲波空（你說騙話！）。」

金嬌急了，跪着懇求多隆，因爲她知道拿督也像人，是要捧的，是要講好話的。她一面說，一面唸咒神的口語。

福嫂一跳一落，非常迅速。過了一會，她突然撇下手中的檀香，直向河邊跳去。金嬌驚叫一聲，說：「拿督大人快回來，那邊是河去不得。」

福嫂聽不見似的直向河裏跳躍。金嬌駭怕得很，死命上前抓住她。她比平常有力數倍，向後一推。金嬌跌得骨頭都軟了，倒在地下呻吟。

福嫂恍如跳舞，手脚一搖一擺，全身扭動，向水裏奔去，一時水花飛濺，撲通一聲。

「救命呀！」金嬌掙扎着爬起來，大聲喊道：「有人跳水了！」

福嫂是不會游水的。河水越來越深，漸漸掩蓋她的膝蓋部，又上升到她的腰部，繼而胸膛，終於竟掩沒了她的頭顱。不過，她雙手仍然擺動着，水面漣漪一圈圈擴大。

「救命，救命！」金嬌慌張得很，跪着，雙手合什，向上天禱告。

「拿督，拿督饒她的命吧！」她又轉向大樹祈禱。

福嬌在水底裏掙扎，突然，「嘩啦」一聲，她整个人跳起五呎，脫離水面。可是，「叭噠」一聲，又跌了下來。金嬌看得呆了。

這樣一起一落，有五分鐘光景，福嫂才濕淋淋的跳回岸上。到了岸上，她跌下去，金嬌忙上前看她。

「你……你怎麼了？」金嬌看她口裏吐出白沫，眼瞳子白色。

福嫂吐了大堆水，突然，說話了：「我做了甚麼？」

金嬌大喜，說：「你醒了，我害怕死了。」

她爬起來，看自己全身衣服濕透，惘然說：「你潑水在我身上嗎？」

金嬌不敢笑，說：「你剛才跳落大河呢！」

兩個婦人非常喪氣的回去。金嬌最慘，賠了糖菓又折了檀香。

福嫂感到全身發冷，要吐也吐不出。

「唉。求拿督公不行，不如求夢吧。」金嬌提議道。

福嫂沉默，用手拭去臉上髮上的水珠。

到了晚上，福嫂買回一粒雞蛋，以大一邊作頭，以小一面作腳，然後用紅筆畫上人體的五官

。她又拿了一碗生米，把雞蛋倒插了，放在屋後一堆草叢中。這個作完了，她又燒起檀香，唸道

：「信女王秀英，請濟公仙師大發慈悲，將明天吡叻州怡保賽馬尾三字號碼，照夢書的註賜予真

夢，急急如律令。」之後，她把夢書放在枕下，很興奮的入睡。

可是，亞狗發着高熱，整晚不安於睡。有時吵着要喝茶；有時坐起來哭嚷。她便得起來看顧

他。

李福被吵醒，很生氣，打了亞狗幾下。後者哭得更淒慘。

接着，亞清、亞德和亞珠醒了，吵得她沒法安睡。

直到第二次雞啼時，她才有機會安睡。可是床頭的鐘響了，她得起來替丈夫預備早餐。

「你沒有作夢嗎？」金嬌大清早過來問她。

「夢個屁，」她雙眼紅腫的說：「一直不能入睡。亞狗這個衰仔吵得我心煩。」

金嬌「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我有一個夢，只是……：……：……。」

「什麼夢？」她緊張的問。

「真衰運。我夢見自己被人斬了頭。」金嬌十分不快樂的說。

「啊，我們可以買一二。」福嫂說：「以前有人中過一次。聽說那一期中爆廠。我一定買

五塊錢！」

金嬌嘆了一口氣：「我看了撞車，冒犯了血災的神佛，我不能買。」

「買呀！買呀！怕什麼！」她煽動金嬌：「你一定中的，我敢包你。」

牙擦何又來搵食了。這次，他是駕着史古特來，而且戴上太陽眼鏡。

「有什麼好消息呀？」他笑笑的說，目不轉眼打量着福嫂。

李福嫂本要洗衣服，因此圍了紗籠，露出雪白的肩膀。

「牙擦，」李福嫂說：「我要買一二。五塊錢！」

牙擦何表示異議：「一一二這數目太低，這幾期開的都是七百到八百，你不能買這個數目。」

「我呸！上個星期，你說二一九不會中，結果却開了。害我白白輸了五角錢！」福嫂不再聽他的話了。

牙擦抽出小冊子寫：「你這麼濶了，要買五塊錢！」

「是金嬸借我的。」她說。

「你爲何要向人借呢，算我的賬吧！」牙擦何說：「抽煙。」

兩個婦人吸着煙。

「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福嫂拿過字條說：「這樣，我一共欠你十五元了。」

「十五元，那是小事。」牙擦何吹噓道：「我不久要買一間洋房，一輛汽車……」

「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金嬸插進嘴問：「聽說你有一打女朋友是不是？」

牙擦何滿臉春風的說：「何止一打，可能有三四打。可是，只是玩玩吧了，我總不喜歡跟她們結婚。」

「爲什麼？」金嬸問道。

「她們都不漂亮。唉，只要她們像亞福嫂這麼漂亮就好了！」

「我吓！」福嫂半嗔半怒的說：「我老了，你別在我面前誇獎。」

牙擦何翹起大姆指，說：「我不是車大砲。你有了幾個孩子還這麼年輕，如果你穿得好吃得
好，不用作苦工，你會更可愛。金嬌，你說是不是？」說完，用眼角斜視她。

金嬌笑了：「女人三十一枝花，福嫂，你照照鏡子便知道。我的兩個媳婦一個也比不上你。
她們三十才出門便肥得像豬！」

福嫂頗羞，低着頭：「我的命苦，嫁一個窮鬼！」

牙擦何趁機說：「現在的世界，男女平等，你可以離婚再嫁呀！」

「不，不。我愛孩子，我捨不得離開他們！」她慌忙說道。

「福嫂，我真替你抱不平。你丈夫李福是一個修理汽車的工友，一個月收入不夠兩百元，你
嫁給他真像是鮮花插在牛糞上。你雖然愛你的孩子，但你的幸福更重要。……」

「牙擦，你不要說了。我捨不得孩子！」福嫂說：「我寧願爲孩子吃苦！」

金嫂向她取回十元，和牙擦何離開了。

出乎意料之外，這次賽馬的頭二三獎是八六七、一二一、九一二。福嫂氣得說不出話，想自
己的命運真是倒霉極了。

李福決定自己來買菜，因此，每天只給妻子五角錢。到了月底，才給她十多元。福嫂已決心

不賭，但每次賽馬前夕，金燦和牙擦何都上門遊說，她把持不定，又賭了。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牙擦何已發了一筆橫財，在社會上頗有地位，便在店裏當起頭家。收賭百字票便由一個店員歪嘴來負責。

「福嫂，」一天，歪嘴來了：「頭家要你還欠下的二十元！」

「我……：我現在沒有錢。過幾天還行不行？」她懇求的說。

「不行。頭家說過明天你一定要還！」歪嘴十分堅強。

「什麼？你頭家這麼無情。他親口向我說過不還不要緊……：……。」

「但現在頭家要用錢。他不能等待了。」歪咀說完，便走。

福嫂不禁焦急萬分。她爲了賭百字票，輸得空空如也。就是連唯一的飾物，結婚戒指，也偷偷的拿去抵押了。

「向誰借錢還牙擦何呢？」她想。

丈夫一定不會答應。他本來就極端反對自己賭百字票的。如果他聽到自己欠下別人二十元，那還了得！她爲難了。

唯一的辦法是向金燦求助。

金燦聽到她的申訴，扳起臉孔，說道：「你不知道我這個月連賭連輸？我怎麼有錢借給你？」

「金嬌，」她哀求道：「我求求你。牙擦實在迫得我緊，我沒辦法呀！你借……借我罷！」

金嬌搖搖頭，說：「我不是不借給你，實在是我一分錢都沒有了。」說完，她拿出錢包，全部倒翻出來，只有三個兩角的硬幣。

「你要，就借給你六角錢吧！」金嬌說：「你要不要？」

一種念頭突然在她腦海裏湧現，她低着頭，小聲說：「謝謝」，便雙手接過了。出了金嬌的家，太陽雖在高空裏照，她覺得腳下發冷，腦海裏十分紊亂。

「怎麼辦呢？」她老是這麼想。

最後，她決定向牙擦何求情了。

牙擦何發達得真快，以前只是一間用亞答蓋的，矮矮的雜貨店，店員也不請，由他的十六歲弟弟幫忙。現在，店舖已煥然一新，蓋的紅色的瓦，有兩層高，在這裏算是最堂皇的建築。他請了兩位店員做工，因此，在下午他落得清閒，伏在櫃檯上「必必卜卜」的打着算盤。

「啊呀，是福嫂嗎？什麼風吹你到來這裏。」他站起來笑着說。

「何頭家，」她鼓起勇氣說：「你說要我明天還你錢？」

「錢嗎，講到錢就失感情。來，到後面坐。我們慢慢商量。」他彎着腰，作着「請」的姿勢

李福嫂並不是一個完全愚笨的婦女，她並不着急進去：「在這裏談不是一樣嗎？」

「外面有顧客，不方便。」牙擦何說。

她抬起頭，看到他那雙笑眯眯的大小眼，心頭第一次感到不舒服。

「你會答應說，讓我遲一些時還，可以。」她說：「這是你答應在先的。」

「答應你？我甚麼時候答應你？」他板着嚴厲的神情說：「你想賴債是不是？我告訴你，我牙擦何從來不怕別人賴債的，我有各種辦法對付他們。亞福嫂，閒話少說，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明天拿二十元來！」

「我……我不是想不還，我沒……有錢！」

「沒有錢！你不會向你丈夫拿嗎？」

「他……他不許我賭百字票，他知道了責怪我的！」

「我不管。明天你一定要還錢！否則，哼！」說完，他用力拍一下桌面。

她悲哀得要哭出聲來，店裏有幾個顧客買東西，她也不願羞恥了。

「頭家，以前我沒有錢，我就不想賭百字票，是你叫我欠賬的，你曾經說過，還不還錢不要

緊；因此，我便欠下了。你現在不能反悔呀，頭家。」她流着淚，哀求。

「他媽的。老子和你甚麼親，給你欠賬！喂，亞福的老婆，你明天還不還？」

「不還，我叫兄弟打瓜你的老公！」牙擦何越說越刁橫。

福嫂聽到對方要利用私會黨徒對付自己的丈夫，她急了說：「還，我還你，不……還……還……」

「好！你滾吧！」他指着大門說：「別在這裏打擾我做生意！」

她的心碎了，而且充滿憤恨。好久，好久，她感到心裏有一團熱烘烘的溶液，要像火山爆炸也不能發洩心頭的怒火。

「這種反覆的禽獸！這種沒有信義的小人！這種狡猾的狐狸！……」她心裏罵着，但怎麼也不能發洩心頭的怒火。

二十元！這個天文字的數目，叫她怎樣拿得出？告訴丈夫吧，又怕他責怪！她簡直想自殺了

回到家裏，她靜靜的坐在椅上，哭着，哭着，但沒有流淚。

當李福回家時，他看見孩子在哭泣。

「媽媽呢？」他發出吼聲問道。

「媽，媽她等我們吃了晚飯，她自己一個人出去了。」亞狗說。
是的，李福嫂走了絕路，只有最後一步棋了。

她拿了兩個咕厘包，帶了十個貝殼，在夕陽斜照中緩緩的赴墳場去。

一到夜晚，墳場沒有人跡，屹立的石碑，像無數野獸埋伏在那裏。草叢中的虫聲低低的叫着，異常恐怖。

她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胸膛，冷汗從額角、頸項、肢窩流出。

她迅速的在一個新墳上停下。背放着十個背殼，裏面是有阿刺伯數目字的。接着，她點上三枝檀香，便躺在墓前，另一個咕厘包把自己連頭也遮蓋着。

她本來就小胆的，看見老鼠就驚叫。現在，夜色漸濃，她躺在墓前，怕得牙齒發抖，她蜷縮如一隻炸蝦，一動也不敢動。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她一面唸着，一面又想請菩薩保佑，觀音娘娘保佑！

小時候，她最怕聽老一輩人講鬼的故事，每逢她聽了，晚上便睡不着。那些長舌的吊頸鬼、張牙舞爪的鬼卒、鐵面無私的閻羅王……。她想起了，越怕得慘無人色。

她要昏過去了！她忍耐不住！她要叫救命了！她……。

但，她一定是不逃走的。她想起下午金燐的話。

「嘻嘻，福嫂，你知道何頭家爲甚麼肯讓你欠賬嗎？」

「不知道。這種卑鄙的小人！」

「嘻嘻。你的幸福來囉，他看上你了！」

「胡說！」

「不，不是胡說。你知道他爲什麼生你的氣嗎？」

「鬼才到他的後房去。我是個有夫之婦呀，金嬌。」

「哈哈，就是這樣弄僵囉。何頭家要跟你細細商量呀！」

「有什麼好商量的？」

「傻女，這個你也不知道。男人心，那個見了漂亮的女人不想偷。」

她臉紅了，心跳着。

「何頭家看得起你。他對女人總是有求必應的。你只要答應跟他相好，不要說二十元，就是二十元他也不要你還。你當時爲什麼拒絕他？」

「金嬌！」她嚴肅的說道：「請你別替他作說客了。到現在，我總算瞭解他的圈套！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我一看就討厭！我寧願死，也不跟這種人來往！」

「但你沒有錢！」

「明天，我總會有辦法。否則，我會上吊！」她說得很堅決。

「不，不是明天，何頭家給你一星期考慮，他是很有情人的。」金嬌說道。「他已買了一幢洋房，一輛汽車……。」

「去你的。我不愛聽這種話！我丈夫雖窮，我愛他！」

「你將來會後悔的！」金嬌說：「很多女人想作他的情婦他都不要。你想想看，你多麼有福氣？你慢慢的考慮。」

「我決不考慮的，你快些給我滾，否則，我拿掃帚趕你。」福嫂怒氣沖沖的說。爲了這個，她便決定作最後的攤牌。她決不向牙擦何低頭的。

她蜷縮在麻袋裏，心裏忐忑的跳動。突然，她聽到一陣脚步声。

「啊！」她喊不出，用手蓋住兩眼。「沙拉，沙拉」脚步声近了。

「是不是鬼？」她想，一顆心幾乎要凝結。

「哨！」他突覺得臀部被人敲打。

「拍拍」的聲音，打破了寂靜的墳場。

她感到木板擊落的聲音，如雨般密集。她想叫，又怕鬼，只好咬着牙根，皺着眉頭，閉上眼。

差不多被打了十五分鐘，對方才罷手。接着，脚步声又慢慢的消逝了。

她不敢撥起麻袋偷看，只默默的忍受着。由於極度的疲倦，不久，她便酣然入夢。

不知什麼時候，他醒了，悄悄的打開麻袋一看，太陽已升上半空，空氣裏很炎熱。她覺得全身是腰酸背痛，四肢要脫離身體似的。

「唉！」她呻吟着，掙扎的爬起。望見旁邊屹立的新石碑，她才覺得自己果真有胆量在墳場過一晚。她記起什麼，一把跳起來。

十個貝殼給弄翻了三個，她忘記痛楚，很興奮的揀起來看。一個是七、一個是五、另一個是六。照次序來看是五六七。她快樂了，拾起貝殼和麻袋回家。

李福坐在門口看天空。

「怎麼了，被鬼打是不是？」他問道。

她看到門旁的一塊板，瞧瞧他的神情，她明白了。

她強忍着心裏的難過，到廚房梳洗，煮飯。等到李福出去了，她才躺在床上嗚咽。

「媽，」亞清跑進來說：「有人來了！」

「是誰？」她問道。

「收百字票的頭家。」亞狗稍微病癒，也進來報告。

「關起門來，別讓他進。」她吩咐亞狗。

不久，果眞有人敲門了。

「福嫂，福嫂，」又是甜甜的聲音：「你生氣了是嗎？我昨天太魯莽了，今天特地來向你賠罪。你肯原諒我嗎？那二十塊錢我送你好了，開門呀，喂，開門呀！今天是星期三，你不要買字票嗎？」

她沉默，不理。

「我沒有得罪你呀！我來向你報告一個很好很好的花題，包你猜了一定中，你信不信？」牙擦今天打扮得很講究，並且駕着汽車來。「看，我還買了一輛車呢！」

她沒有答腔，低聲吩咐亞狗一些事。

「先生，我的媽媽出去了。我不能開門。」亞狗說。

「你騙我，等會兒我打斷你的腿。」牙擦何在外面嚇他。

她望望亞狗，亞狗胆子壯了：「眞的，我騙我會被汽車撞死！」

牙擦何「呼」的駕駛汽車走了。

她把兩個小的阿珠和阿德哄入睡後，便向鄰居借了一輛腳踏車，踏到四哩處的城市去。因爲，她決定不向牙擦何買百字票了。

他早聽人說過，城市也有百字票買。這眞是賭人的天下。有福利彩票，賽馬的彩票，百字票

，只要運氣好的，就可以由窮人變成富翁！可是，自己偏偏沒有好運氣！

城市的百字票是公開的，那天真是人山人海。她擠進去，以五角錢買一張五六七，之後剩下的一角錢，她買糖菓給孩子們吃。

下午，金嬌又來了。她知道來意，很冷淡的對待她。

「你今天早上怎麼冷淡了你頭家？」金嬌責問她。

「我不在家。」她說。

「不在家，我的男孫看見你踏腳車上街？」

「我告訴你，我討厭死那牙擦何了！你不要再說他好嗎？」

「李福嫂，你別那麼驕傲。你這樣不客氣，何頭家也不會客氣的！你是瞧着好了。」金嬌說完走了。

福嫂雖怕，事情到此，唯一一只靠今晚賽馬的揭曉了。

「萬一不中，」她想到那悲慘的下場，不敢再想下去。

時間過得真慢呀，好容易才看見太陽下山，七時到了。

她抱了亞珠，牽着亞清，亞德到金嬌的家去。亞狗則看守家裏。

「……………現在是報告頭三獎的號碼。」她緊張了貼近收音機。

「啊！是六五七！」有人叫起來。

福嫂不相信，問：「開什麼號數？」

「六五七」金嬌說：「我又輸了，天真無眼。」

「啊！」她臉色蒼白，搖搖欲墜。

她沒有聽第二及第三獎報告，抱起孩子走了。

「亞珠，你乖乖睡吧。」她拍着兩歲的亞珠說：「媽疼你。」

亞清、亞德喝了牛奶，睡了。

「媽，你又去那裏？」亞狗看見母親整裝想出去。

「我……我……我……」她感動了，抱着亞狗痛哭。

「媽，你不要離開我們。昨晚，你不在家，爸一直打弟弟和我。我怕爸爸。」亞狗抱緊母親

說。

看到床上三個兒女和懷裏的亞狗，她心軟了，一時拿不起勇氣。

但，以後怎麼辦？二十元，二十元，二十元，二十元，一定要還牙擦何二十元！自己這次又不中，二

十元那裏來？她怔住了。

「告訴亞狗的爸？不，他一定會罵我！」

她實在無路可走了！

想着，想着，她突然立起身走了。

「媽呀，媽呀！……」亞狗扯着纏着。她不理，掙脫他的小手，走了。

外面是茫茫的黑夜。月亮被黑雲遮住了，電光一閃一閃，十分怕人。她看清了道路，畢直走向河邊。亞狗在屋裏大聲哭泣。……

黃與白

(一)

「進來！」林德福稍微抬頭說，便低下頭在一張文件上簽名。

冷氣的玻璃門推開，一個手提公事包的二十多歲青年男子進來。他右手理一下粉紅色的領帶，輕輕的乾咳一下，像在吸引林頭家的注意。

林德福批閱完四五張公文，才仰視他說：「密斯特張請坐。」說完，放下鋼筆，背靠着椅，威風八面的坐着。同時，提起桌上的雪茄，點火來抽。頓一下，問道：「有什麼貴幹？」

青年一邊坐下他對面的椅子，一邊解開公事包，口裏說：「密斯特林，我很抱歉，我特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麻煩你……。」青年說到最後，抓着黑澤的頭髮，表示在思索較妥的措辭。

「是不是爲着那條蘇萊曼橋？」林德福方形的胖臉孔拉長，聲音很尖銳的說：「佐治，我早說過這沒關你的事了。你是我的僱員，我是東主，即使因爲那條橋虧了本，也沒有你的負擔，我認爲你來勸我應該是最後一次了。……。」

「但，密斯特林，我在道義上不得不勸告你，因爲採取詹姆斯的造橋辦法，那是澈底虧本的

，因爲……。」張佐治坐下，強辯。一些有關蘇萊曼橋的藍圖已擺開在桌上；作爲證明。

林德福咬住雪茄，搖搖頭：「密斯特張，我原諒你一次，你在法律上已侵犯我作爲一個東主，而運用我資產的自由權利了。我要你明白，你現在是受僱於林大頭父子建築公司的工程師，你沒權說這種話……。」

「是，是，」張佐治滿臉焦急的說：「但，我爲了莉莉。……。」

「莉莉叫你來嗎？」林德福哈哈大笑，露出血盆大口：「她對公司的事最沒興趣，否則，我早就送她到澳洲唸工程。」

張佐治臉紅，頓時啞口無言。過了一會才斷斷續續的說：「我……不……想見她的父親破產！」

「胡說！」林德福兩百五十磅的身體突然立起，手指幾乎觸及張佐治的鼻尖，說道：「你……你簡直在侮辱我。我從亡父手中接過五萬的家產，現在發展到每一個大城市都有支部，囉哩車百輛，工友上千人，你敢說我對於建築橋樑沒有經驗，你認爲你比密斯特詹姆斯更有本領，你……你這不負責任，自高自大，滿口胡說的青年，我不看在你幾年的服務的記錄上，我立刻辭退你！」頓一下，又比先前提高聲調，警告道：「密斯特張，你胡鬧已經夠了，下次你應該反省自己。現在，我請你出去，我有要事要做。」

青年受到這頓嚴厲的教訓，登時怯弱，連說：「好，好我出去就是。但，我已繪測好那座橋樑的圖片，以及整個工程的報告，留在這裏給你參考好吧！」

「拿去！拿去！」林德福實在生氣，拾起桌上文件遞給張佐治：「詹姆斯的學問難道會比你差嗎？我平生不輕易信任別人，一旦信任便不輕易更改。佐治，你曉得我的壞習慣吧！」

張佐治一聲不響，收拾公事包，竟連告辭的話也忘記就離開。

「年青人，別那麼焦急，」林德福倚老賣老的教訓他：「那會吃虧的。」

(二)

下午二時半，在林木參天幽靜的林公館裏，隨着林濤，微聽到方城戰的聲音。

「太太，太太，先生有電話。先生說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一定要勞你太太親自去接。」女僕阿英走過來說。

在幽涼的客廳一角，林德福太太和三位鄰居太太搓麻將。不知怎樣，近半個月來她的賭運大衰特衰。樸克本是她的王牌，每月可贏得兩三千元，竟變成她的致命傷。因此，她改行搓麻將。這一行她也是慣家，今天又不濟事，連輸三場，氣得她汗流浹背，連連嘆息。幸好，這一場跳出黑馬，她握有三個『五萬』，只差一個，便可反敗為勝。她伸長粗大的頸子，注視別人打出的

牌子。坐在她左邊的陳太太悠然的打出一個牌子。

「槓！」林太太突然高聲嚷，雙手向桌上一撲。

「唉呀，林太太，你看錯了，那是『四萬』不是『五萬』。」嬌小瘦弱的陳太太似乎曉得對方的高度方城戰秘密，得意洋洋的說：「我的『五萬』還沒有打出來呀！瞧。」她吸了一口煙，修長雪白的手指彈彈她的一個牌子。

林太太知道她今天勝得最多。不禁恨恨瞪她一眼。但又想起她的丈夫是板廠和洋灰廠的董事長，聽羅勃說敦治是個糊塗傢伙，「好，」林太太想：「我輸給你的錢不多，羅勃賺你丈夫的才夠本。我還是聯絡她才好。」

「陳太太，你的麻將戰術高明極了，我們朋友中每一個甘拜下風。」林太太故作歡欣，張開口笑說、

這時候，阿英剛好到來報告。

「太太，先生有急電，請太太……。」

「什麼？」她惱怒的望阿英一眼：「你別搗亂我打牌。」

「是真的，太太。」阿英急着說。

林太太沒有站起，嘟囔着：「他難道想禁止我打牌。他在外面玩女人我不管他，他管得着我

。阿英，你回說他我沒空。快去！」

阿英去了一會，又惶恐的回來。「太太，先生罵我一頓，他一定要太太去接。」

「反了，反了！」林太太猛然站起，把自己的牌子翻了，說：「算了，算了，羅勃真氣人，別人玩得有趣的時候，他偏偏打電話麻煩我，我又不偷漢子，他何必那樣關心。唉，這是十多年來破例第一次，我去聽聽就來。陳太太，你坐在這裏，亞英，請各位太太喝茶。」

她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滿面笑容，顫抖的回來，劈頭就向三位太太報告：「啊，羅勃真有本領呀！」說完，仰輪在沙發上，嘻嘻的笑。

陳太太坐在她身旁，差點被她二百磅的軀體壓個正着，連忙向旁一縮，冷淡的說：「是不是密斯特林包到那一份蘇萊曼橋的工程？」

林太太搖搖頭，說：「蘇萊曼橋早就決定了，不是，不是，這是我一生以來最感到光榮的事。你們猜，嘻嘻……。」

陳太太好奇心重說：「是不是莉莉快要和你們公司的工程師佐治張訂婚？」

「嘻嘻……。」林太太樂得兩手掩着臉狂笑，搖頭，不一會抬起頭，眼眶竟染上淚珠。她實在太興奮了。

「林太太，你到底爲什麼這麼快樂？」另一位太太吃驚的問。

林太太沒有抹眼淚，笑着說：「我太高興了。今天晚上七時，羅勃和我很榮幸邀請陳太太以及各位太太暨先生們出席舍下的宴會。請大家不要客氣。給我幾分光榮。」

「是什麼宴會？」陳太太弄熄煙蒂，說：「你生日？密斯特林生日？莉莉……」

「不是，」林太太神秘的笑著：「是家常便飯吧了。」

「我想是慶賀蘇萊曼大橋動工吧！」陳太太想起來。

林太太沒有回答，說：「陳太太，你一定要邀陳先生來。羅勃已預備好幾味上等的廣州菜，什麼燕窩魚翅，總之，是陳先生最喜歡吃的東西，啊，我忘了，還有幾瓶好酒呢！……」

陳太太點頭答應，却說：「我怕跳舞……」

「嘻嘻，」林太太說：「你太保守了。跳舞是頂平常的事嘛，根本無傷大雅。現在馬來亞一般上流社會人士都來這一套。」

「我怕有紅毛。」陳太太說：「上一次，我和敦治出席某富翁的宴會，他邀了很多紅毛人來，我被那些粗手粗腳的紅毛人擁着跳舞，唉，那洋蔥味夠人受了。那些傢伙抱緊我的腰，血紅的大口偎近我的臉，我幾乎要作嘔。敦治後來說，從今以後，不再出席有紅毛人的宴會了。」

林太太不以為然，說：「跟紅毛人跳舞是最光榮不過的事。我年青的時候，曾經和紅毛男子跳過舞，啊，那快樂我到現在還記得呢！只怪我嫁錯羅勃，否則，我現在不再受他的氣，不再呆

在這沒出息的小城市受苦，我可以住在倫敦，巴黎，紐約，」說到這裏，她眼睛閃閃發光，露出十分羨慕的樣子：「那多麼幸福呀！」

陳太太等她從幻想中醒轉，才說：「今晚他可沒請紅毛人？」

「有，不，沒有。」林太太說：「你放心，我不會讓你和紅毛男子跳舞的。我會嫉妬呢！啊，達玲，今晚你一定要陪密斯特陳來。」

(三)

林太太滿臉春風的打發陳太太等人走後，便立刻命阿英叫三位工友來。三位工友都是能略操三四句英語的淡米爾人。

林太太站在石階上，用淺白的英語說：「喂，你們知道嗎？等一會有一位紅毛先生到來這裏。」工友們吃了一驚，彼此對望着，不知是喜是怕。

「所以，」林太太繼續說：「你們要好好整理庭園和客廳。現在，威魯，你負責花園工作；甘達沙美，你負責打掃溝渠和燒除垃圾；大衛，你把各種名花搬在走廊和石階，給紅毛先生欣賞。」

之後，林太太叫阿英打掃屋內，收拾各種傢具。另外一女僕王姆，則負責廚房的清潔工作。

林太太怕傢具和佈置不合紅毛人的觀感，打了電話，邀請「歐洲家庭裝飾協會」秘書威廉蔡駕臨指教。

威廉蔡看牆壁的油畫，以及鋼琴、電唱機、收音機、沙發等設備，搖搖頭說：「還太不夠理想，看，牆上缺少耶穌像、聖母瑪利亞像；貼的油畫太保守，應該貼些達達派現代畫，那才夠藝術。看，那一櫥藏書，還不夠豐富，我主張多購買幾本厚的書籍，比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莎士比亞全集等，只要厚一些，才顯得主人的博學。夠了吧，但沙發太陳舊了，換新的吧，看客廳應該有一個酒櫃，放着各種名酒，如威士忌、白蘭地，否則太不夠禮貌……。」

林太太吃驚得很，說：「密斯特蔡，我一點都不懂。你看缺少什麼就登記下來，等會兒你打發人來佈置吧。錢我一定照付。無論如何，我一定要令紅毛人感到賓至如歸。」

威廉蔡早就拿簿子在手，聽了，趕忙登記，指的缺點更多了。最後，竟注意林太太，說：「你的髮式太舊了，到巴黎電髮院修飾吧。你的身材最好穿旗袍，京都的旗袍很名貴。很多外國女明星也有寫信來訂購。還有，你的高跟鞋可到倫敦鞋店買。……。」

「好的，好的。」林太太一一答應。

林太太在客廳招待威廉蔡，請教一些有關主人向客人的客氣措辭，如「請你方便」，「爲你健康乾杯」等。她只讀過六號位，英語本很流利；但在所交往的闊佬太太中，她們喜歡用方言談

話，久了，她也習慣採用較低級的俚語。不過，她從不放過用英語交談的機會，認為這是頂光榮的事。但客觀環境迫得她遷就，突覺得自己英語不夠流利了。尤其是在紅毛人面前，這缺點一定不能暴露。

「密斯特，詹姆斯·安東尼是一個青年紳士，」末了，林太太又請教一個問題：「我不知道他喜歡跳什麼舞？」

威廉蔡呷一口白蘭地，說：「據我個人觀察，歐美的青年人都瘋狂於跳扭腰舞，密斯特詹姆斯一定不會例外。」

「Twist！」她無限沮喪的說：「我老了，胖了，跳不起。這……這怎麼好，密斯特蔡。」
「林太太，你不是有一位千金叫做莉莉的嗎，她曾在卡爾敦戲院當衆表演扭腰舞。我那一天出席參觀，她跳得真好，比起電影明星也不差。你可以叫她陪密斯特詹姆斯呀！」

「啊，啊，我瘋了，」她登時眉笑眼開，說：「我立刻打電話叫她回來準備。」
威廉蔡起身告辭，表示在半個小時內送來所缺少及應換的傢具。

林太太一味催促阿英，王姆等工作。她打電話到芭蕾跳舞學院找莉莉。

「對不起，林太太，」學院院長海倫女士說：「莉莉在半小時前偕她的男朋友出去了。她回來時，我通知你。」

「但，海倫小姐，這是一件十萬火急的事，我今晚要款待一位紅毛先生，我要莉莉招待，因為我不能跳扭腰舞。」林太太為難的說。

「紅毛先生，」對方注意了：「是怎樣的一位先生？年老或者年青？」

「很年青，羅勃告訴我，只有二十八歲，是一位工程師。」

「請教他的姓名？」

「海倫小姐，你沒有理由知道我的客人那麼多底細。」

「唉，林太太。我是準備為你服務，如果莉莉不回來，我願意代勞。」

但林太太突想到另一件事，拒絕了。

她又立刻打了電話給林德福，命他準備晚餐的菜肴，又詢問要招待那些嘉賓。

「酒菜我已向東方大酒店定好。今晚，我不打算請很多客人，因為有一件事使我煩惱。達玲，你有辦法邀請陳敦治夫婦出席嗎？敦治對於築橋的事，不肯先欠兩百萬元的灰土和木材，他說他不信任詹姆斯的辦法。我在近日內一定要把這件事搞通。」林德福在電話中說。

「陳太太已經答應出席了。」

「噢，那好極了，好極了！達玲，回頭見。」

林太太便駕車去大事修飾一番。

位於最熱鬧的大街的一間冷氣酒巴內，正門靠右的座位上坐着一對青年男女。男的著淡藍色大衣，綁粉紅色領帶，臉圓隆鼻，卷髮寬額，一表英俊瀟灑。他右手握著酒杯，臉紅紅的，帶點憤慨。

女的有二十歲年紀，著淡黃色旗袍。她的頭髮電得很高，屬於太空髮型的一種。臉形很美，但因眼皮過於臃腫，顯得不很清秀。不過，配上那玲瓏的曲線，便很少人注意這點小疵。此刻，她低頭看鏡理淺紅色的秀髮。

男的似乎嘆了一口長長的氣，朝她望著，說：「莉莉，對於這件重要的事，你不能說你不明白。」

她頭也不抬，回答：「我只喜歡看戲，跳舞，彈琴，賽馬，打牌；公司的事我真的一點也不明白，也沒有興趣。我認爲你最好向我爹地說。達玲，我不愛聽甚麼蘇萊曼橋的事……總之，我討厭極了。」

「我想不到她跟她爹地一樣頑固。」他想。

「佐治，」她抬起頭來，說：「我不想聽你的囑咐。讓我們談一些快樂的事好嗎？麗都今晚上映『西區故事』，貝蒂，瑪麗說很好看，我們去看看好嗎？」

張佐治一口呷完半杯烈酒，說：「莉莉，戲我一定陪你看，但你得聽聽我的話。」說時，神情和聲音近乎哀求。「這是最後一次，」他突用雙手握著她豐厚的兩肩，沉聲說：「達玲。」她不能抗拒那雙含有男性魅力的眼睛，熱情的愛撫，帶著嗔怒答應了。

「我不是懷疑你爹地的辦事能力，特別是承包工程，建築住宅橋樑方面，他已成爲一名專家，但，我不同意他絕對相信外國工程師，當然，我對於本公司新任總工程師詹姆斯·安東尼沒有私人偏見，絕對不嫉妬他的薪水比我多四倍，我和公司的三位亞籍工程師，莉莉，那就是巫籍因仄南利，淡米爾籍克里斯南，和我的同鄉蔡有利，都一致反對密斯特詹姆斯的築橋辦法……。」

「我的天，」莉莉厭煩說：「你說甚麼我不懂。」

張佐治失望，縮回雙手，思索一會，才說：「就這樣，莉莉，你爹地的築橋辦法一定失敗，就得傾家蕩產。」

「傾家蕩產，」她笑出來：「我想不到那麼遠，目前，我們不是好好的麼？」

「達玲，」張佐治嚴肅的說：「我告訴你，一個人從富有到貧窮是很容易的，但從貧窮到富有就困難了。我以前的家產比你爹地還要多，但爹地跟人賭博，一夜之間便賭光了。我有資格說這種話，因爲我受過苦。莉莉，我和你是朋友，照理由我不想干涉你和你爹地的家事，但站在人

情上講，我想勸你阻止你爹地的孤注一擲，那一段工程，很多人只願出三百萬元，那已經有很少賺錢的機會；你爹地却以二百萬元承包，我看有虧沒賺了，他還肯定說要賺八十萬元，就是偷工減料也做不到，他受了那外國工程師的愚弄……。」

「夠了，夠了吧。」莉莉不耐煩說：「近來，你一見面就說這種沒有趣味的話，我聽厭了，煩死了。佐治，你應該尊敬我的個性和興趣，不應該給我精神上的虐待，如果你是有理智的話。僕歐，來算賬。」

她站起，自手提包取出十元，放在桌上就走。張佐治慌忙站起，擺著雙手，連聲懇求道：

「莉莉，我很對不起你，原諒我吧！」

「我怕死了你。我要走。」她氣昂昂的說。

「我不能袖手旁觀你爹地破產啊。」他無可奈何說。一邊追上去。

「哼，」她冷笑：「你一天到晚說我爹地破產，我不信你的咀咒會對。」

這使張佐治更急：「我是爲你好呀！」

她不理，打開車門，開動紅色跑車；他靠近車門請罪。

「你就攔我半天的時間不夠嗎？」她扳着臉孔說：「滾開，我要開車了。」說完，車子「嗚」的一聲向前衝，差一點摔他跌一交。

張佐治一片好心完全成爲泡影。他駕着自己車子在市區兜了幾個圈，突然想到林太太。「婦人比較容易說服一些」，便駕車往林公館。

(五)

林公館的大門敞開，一位淡米爾工友在懸掛著細小的霓虹燈泡。張佐治看見兩旁花草修剪得很整齊，走廊擺滿盆花，這情形比往日有些不同。平常傍晚，他駕車來接莉莉時，一切是靜悄悄的。走上石階，看到三個酒店侍役模樣的工友在大廳上擺桌椅。地板整潔得閃閃發光。阿英穿得很美麗，捧着一個日本盆景出來。張佐治上前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啊，密斯特張，你不知道嗎？先生和太太設宴招待一位大人物，據說是紅毛先生。」

「紅毛先生。」張佐治幾乎笑出來：「那裏來的紅毛先生？」

「太太也不知道。是先生請來的。」

「那麼小姐在家嗎？」

「不在。她剛回來。太太叫她到街上打扮，好招呼客人。她便去了。」

「太太在家嗎？」

「太太很忙，一直在樓上化妝。密斯特張，你別打擾她。」說完，阿英匆匆去佈置了。

張佐治抬頭一看，客廳裏添了很多新東西。他覺得置身在另一個新環境。他記起五年前在澳洲唸工程時，有一次被一位澳洲國會議員招待去吃晚飯，那客廳就是這麼的陳設。

「阿英，麻煩你請太太下樓，我有重要的事告訴她。」他等阿英佈置好，說道。

「我試試看。」她說：「太太一定罵我打擾。」

不一會，樓上高跟鞋聲「閣閣」的響，一位雍容華貴的貴婦下樓。

他一怔，忙拭拭眼睛，才看得出是林太太。她整個人變了。平常，她喜歡穿旗袍，今晚穿坦胸露肩的白裙。手戴白色手套，頸帶金項鏈和一枚十字架。頭髮電得很高，倒把臉孔拉長很多。口唇很赤紅，此刻鼓著嘴，更是難看。

「密瑟斯林。」他躬著腰說：「晚安。」

她忽然張開尖銳的嗓子：「密斯特張，你來這裏有何貴幹？」

他看見她情緒不很好，把要說的話壓在心頭，思索著較適當的措辭。

「莉莉今晚不得空，」林太太說：「你明晚來好不好？」

「不，太太。」他說：「我想和你談談一件重要的事。」

她沒有請他坐下，看看手戴上的金手錶，不耐煩的說：「就快近七時，我很對不起，我想有事明天談吧。」

「我已經找你有幾次，你總忙着打牌……。」

「等我沒有打牌的時間不就好嗎。」

「可是，林太太，你却看戲去了。」

林太太生氣了，說：「你剛才氣惱莉莉，我不怪你，你不要把我也氣怒了。」

「那座橋的工程很重要……。」

「這不關我的事。你和羅勃說好了。」說完，她走開一旁，觀察工友擺酒席。

張佐治不灰心，上前說：「密瑟斯林，我不想多麻煩你。等密斯特林回來，你勸他放棄採用紅毛人的築橋辦法，否則，一定會虧本！」

「大吉利事。」林太太罵道：「你跟我離開，別激怒了我，不然，我叫羅勃採取行動！」

張佐治嘆息的駕車走了。

他想：「既然這是別人的事，別人都不管，我何必多替別人著急。但，我愛莉莉，我不能看林家破產……。」

他又矛盾了。

(六)

六時三十五分，林德福駕車回來。他另有一番修飾，穿的那件大衣，至少值三百元。還有，皮鞋、手錶無一不是名貴新式的。

林太太興高采烈的迎上去，說：「看，我漂亮嗎？」

林德福立刻吻她的臉頰，笑著說：「達玲，我幾乎以為我娶了一個紅毛太太呢！」林太太趁機擰一下他的耳朵，嗔笑著：「你真愛開玩笑，我那裏比得上外國女人呢！」

林德福擁著她的腰，走進客廳。「啊，多堂皇美觀呀！」他嘆為觀止。林太太假緊丈夫，笑得甜甜的。

「陳敦治夫婦還沒有來？」林德福老是想到他倆。「趁詹姆斯在這裏作客，我要表示我的手段高明，交際廣闊，看，紅毛人也是我的朋友。他敢不信任我嗎？」

「我想，他們不久就會來的。只是莉莉出去電髮還沒有回，萬一密斯特詹姆斯駕臨，叫我們怎樣招待？」

「放心，達玲。人家外國人心眼兒比我們廣闊得多。我說，密斯特詹姆斯是一個很能幹，很謙虛，很高尚的青年。他的家族據說貴族的後代。對了，提起那個佐治，我就頭痛。他心眼兒比針口還狹。我擢升密斯特詹姆斯為公司的總工程師，月薪四千元，他就嫉妬，說密斯特詹姆斯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最可惡的，他連密斯特詹姆斯的最有信心的築橋辦法也反對。唉，達玲，我

們東方人什麼都比歐洲人差；佐治就像那隻卑鄙的狐狸，吃不到葡萄是酸的！我不理他，今天還嚴厲的警告他一頓。我不是看在莉莉面上，我立刻辭退他！」

「對了，達玲，剛才佐治來到這裏搗蛋，」林太太說：「一見面，他就說我們要破產，你說可惡不可惡？」

「可惡極了！」林德福坐下沙發，「我想勸莉莉別跟他來往。」

「對呀！」林太太高聲說：「我贊成。」頓一下，反問：「那位紅毛先生是否結婚？」

「沒有。他的履歷表上寫的是未婚。」

「啊。」林太太手舞足蹈，興奮得說不出話。林德福還能說話：「我想把莉莉介紹給他。我只怕配不起。」

「我……們……得……試一試。」林太太口訥說道：「萬一莉莉幸運被他看中，那……那多好呀！求求上帝保佑，阿門！」

五分鐘過去了。

「達玲，你打電話催陳太太。」林德福吩咐她；自己在地板吸雪茄，踱方步。

林太太沮喪回來：「陳太太頭痛，陳先生到外地公幹未歸。」

「什麼？」林德福不相信，「今天下午，我還在東京飯廳遇見敦治。那時密斯特詹姆斯沒有

肯定答覆赴宴，我沒有通知他。他決不會到外地去。」

「下午三時，陳太太打完麻將回去，我也懷疑她頭痛是真的。」林太太補充說。

「唉呀，我看是佐治那廝在搗鬼。」林太太想起來了：「陳太太最怕和紅毛先生跳舞。可能佐治暗中告密。」

「砰！」林德福用力敲著大理石桌，狠狠的說：「一定是這可惡的小子！只有他，才知道我和老陳的買賣。哼，我一定不放過他！」

就在這時候，外面汽車聲響。

「是不是密斯特詹姆斯來了？」林太太緊張的說，牽起丈夫的手往外走：「快去迎接他。」進來的却是莉莉。

「密斯特詹姆斯來了嗎？」她相當喘氣的問。

兩人眼睛一花，面前出現一位外國公主。原來莉莉的頭髮也染紅了，只差兩粒眼睛，否則，任何人不相信她是華籍女郎。

「甜心，你好漂亮呀！」林太太擁抱女兒，親她，十分喜悅。

一家人便佇立在大門，等候密斯特詹姆斯·安東尼大駕光臨。

時間過得真慢呀！

七時零五分，一輛大型嶄新轎車駛進來。

「是了，是了，」林德福指著說：「我認得出車牌，密斯特詹姆斯駕臨了。」聲音充滿喜悅

果然，車內駕駛的是白皮膚的外國人！家人忙下階迎接。

車子一停，林德福趕忙走近開門，口操英語：「歡迎！」

密斯特詹姆斯鑽出車子，他有五呎十吋高，高瘦而帶點超然態度。他跟東主林德福握手，林太太帶着顫抖，興奮的心情趨近。「這位是我的夫人。」林德福介紹道。林太太想伸出手，詹姆斯却彎身，在她臉上一親，說：「密瑟斯林你好。」林太太臉辣辣發燒，心裏飄飄然的。

莉莉畏縮不前，詹姆斯早已看到，伸出修長的手，說：「密絲林，你好。」

莉莉握緊他的手，幾乎失了魂，激動說：「我很好，謝謝你！」

「密絲林，你真美麗！」詹姆斯稱讚道。

「密斯特詹姆斯，你也真英俊！」她也落落大方回了一句。

莉莉參加過很多派對，口才不差，慌亂一會，心緒就鎮定過來。

「請。」她說。

照情形來看，陳敦治夫婦和各位太太是不會出席的，家人坐下，便開始乾杯，談些客套話。

詹姆斯打量客廳四週，說：「這氣氛，使我好像回到倫敦。」

林德福夫婦驕傲的笑了。

「馬來亞是個落後的地方，」莉莉說：「這裏每一個人都羨慕進步、繁榮的倫敦。我曾經夢過十多次環遊歐洲呢！」

「啊，密絲林想到歐洲遊玩，那最好不過了。我住不慣這炎熱、荒涼、落後的馬來亞，明年春天我想回國，密絲林如果願意，我願做你的義務嚮導。」

「真的嗎？那太好了，我不知怎樣感謝你，我親愛的密斯特詹姆斯。」莉莉興奮的說。

林德福開了唱機，奏一首扭腰舞樂曲。

「密絲林，我很光榮的邀請跳舞。」詹姆斯主動離桌，跑近她面前。

林德福夫婦對望著，又高興，又緊張。

詹姆斯的舞很不錯，莉莉十分佩服他。纏著他請教。

「明天傍晚八時，你在快樂舞廳等我好不好？」他說。

「好。」

林德福夫婦不久也助興，在地板上跳着古典的華爾滋。

四個人喝酒，吃喝，跳舞，很愉快的過了一晚。

林太太以爲紅毛先生是高貴不可接觸的，原來是這麼可親可愛，遠比古板的佐治好得多了。莉莉喝得酩酊大醉，喃喃的叫着：「親愛的詹姆斯……」

林德福表示詹姆斯一定願意替自己效勞，在本年十月中旬建好蘇萊曼大橋，那麼，便可賺一大筆錢了。

林家人每個皆大歡喜。

(七)

三天以後，張佐治收到林德福的辭職通知書，裏面夾着五張一千元的支票。他並沒有太過悲傷，他早就料到有此下場。不過，莉莉愛上了詹姆斯，是他的最大痛苦。

他躺在洋房裏抽煙，喝酒來解愁。他不敢上酒吧和舞廳，詹姆斯和莉莉的出現，使他心痛如刀割。他失戀了。

他和莉莉來往兩年多，他充份明白她的性格。小姐脾氣，想什麼就要什麼，不得到，就大哭大鬧。性子固執，帶點高傲。更重要一點是崇拜外國男明星，像洛赫遜，皮里斯里，威廉荷頓等。她屢次想到外國旅行，對外國的文化極端崇拜。

曾經有兩次，他向她提出訂婚要求，她都拒絕，說是要學芭蕾舞。他雖愛她，但不能佔有她

。因此，過了一星期的煙酒生活，他逐漸得到了解脫。

出乎意料之外，這一天週末，莉莉宣佈和詹姆斯在教堂訂婚了。而且，還寄邀請卡片給張佐治。他支持不住這心靈的創傷，不敢接受這個挑戰。

一個瘦長的華籍中年男子駕車來拜訪他。

「我是全馬木材工廠，全馬洋灰廠董事長陳敦治。久仰張佐治先生大名。」對方說的是文雅的方言。

是七月初，外面下着毛毛雨。張佐治替他掛好雨衣，請他坐下。

「雨真討厭，」陳敦治吸着煙，用毛巾擦着濕漉漉的褲腳，說：「柏油路滑得發光，我的車子差點失事。」

張佐治啓開百葉窗，一陣風雨襲進，他忙不措後退，說：「雨季來了。」

「是啦，」陳敦治說：「這當兒，使我想起在十多年前前大風大雨中建築死亡鐵路時，那些日本鬼子真惡，穿緊毛衣雨衣，撐着傘，提起鞭子驅趕那些赤身裸體的工人造路，我那時凍得要命，肚又餓，實在想死去，但雙腿兩手機械的動着，我不知那時怎樣活下去的。唉，講罪過，首先要推算守護本邦的白種人兵士，他們在事前得意洋洋說能抵抗日本鬼子，結果，矮仔兵一登陸，白種人就乖乖放下武器，讓我們受盡摧殘。……：……白種人也不見得如何了不起呀。……：……我的公

司裏，亞歐籍的僱員待遇是一樣的。我看，歐籍人並不是每個都是天才……」

陳敦治身材枯瘦，臉上刀傷疤痕很多，大概是給日本鬼子摧殘的烙印。

張佐治給他倒了一杯酒。

「我今天來這裏，」陳敦治喝了一口酒，說：「爲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內子說是一場誤會。上星期，林德福邀請我到他家吃晚飯。當時，內子確實是頭痛，我出檳城未回。但，有人謠傳是：我本人接受你的勸告，不出席宴會，也不肯和林德福交易，致使你失業。我心裏很不安，張先生，我對你說，老林在以前做事，可說得是穩紮穩打，因此我任他欠債。但這次却不行了。」

「我聽到一些不利老林的謠言，便親自到蘇萊曼大橋考察過很多次。我發覺這工程很浩大，特別是有關防汨的問題。那位洋人工程師的技術不錯，但他忽略了天時，在西海岸，每年七八九三個月間，是最多雨水的季節，山洪的力量很大，所建築的河道只有三條，又淺又小，偏偏在這時候動工；工程未了，山洪夾着木桐衝來，豈不是全軍盡黑！」

「是呀。」張佐治說：「我和公司二位工程師也這麼想，只是林德福不肯更改，一味聽信詹姆斯的高見，在這雨季動工。陳先生，我說林德福太對洋人有信心了。」

陳敦治又說：「這可能是當初走錯一步棋的關係。蘇萊曼橋橫跨拉讓河，不下半哩長，建築費最少三百萬元莫辦。老林這糊塗蟲居然以二百萬元承包，這回夠他虧本了！我怎麼肯給他欠貨

。不知這是誰的意見？」

「還不是他未來紅毛女婿詹姆斯，安東尼的高見。」張佐治惡毒的說：「他雖然在倫敦任職很久，富有經驗，但現在是在馬來亞，機械缺乏，昂貴，設備差，力量小，建築資料貴，工資高，怎比得上在歐美？他新來馬來亞，對本地氣候，地質構造也不夠瞭解。不過，我已盡了本份勸告他們，他們不聽，我是沒辦法的。」說完，深深的嘆息。

「聽說張先生和莉莉是一對好朋友，現在……」

「別提了。陳先生。我當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過。我很痛苦。」

「你不能讓失戀蠶食你的青春和熱血，」陳敦治鼓勵他：「你最好找一份工作，比較在家裏喝酒有意思。看，你雙眼深陷，青筋露出，喝酒太多實在有害。」

「謝謝陳先生的鼓勵。但目前，我剛脫離林德福先生，不容易找工作。林先生的交際手腕和影響力很大。」

於是，陳敦治說出來意。原來，他想創立一間建築公司。他看準林德福會失敗，便乘機而起，向政府承包來做。他投票是四百萬元。

看到張佐治沉吟不語，陳敦治說：「你不要太重人情。……我給你的月薪是三千元。老林給你一千元是不是？……」

張佐治考慮三天才答應作陳氏父子建築公司的工程師。

(八)

在張佐治正式和陳敦治簽訂合同前，他寫了一封五千言的長信給莉莉。

「……………我不是嫉妬你和密斯特詹姆斯的友好關係，在性格及思想方面，我承認你和我有一段距離。既然這是謀害愛情的兇手，我們早一些分手未嘗不是慶幸的。……………我是一個破落戶出身，早年深受家庭的（也許是保守的教育，我不能在異性方面表示我的愛意，我的人生觀過份嚴肅了。）……………你嚮往歐洲的繁榮和進步，我留學過澳洲，我對他們的文明不很好感，也許我剛從殖民地思想解放出來，力想作主人時的衝動。……………總之，我們分離是不該痛苦的，你說是嗎？」

「……………東方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美德。那就是人情。我在你爺地手下做事六年長，我對你們林家有了深切的好感。本着這點，我最後一次寫信給你，希望你勸密斯特詹姆斯停止在雨季動工建築蘇萊曼橋，以前有五六間建築公司在它上頭倒閉！……………莉莉，這是最真誠坦白的懇求，希望你接受。……………」

信發後第二天，張佐治收到一封律師的信。原來莉莉不領他的情，通過律師，覆他一封嚴厲

的警告信。

「……………你已經妨害莉莉女士的私人生活，如果你再不停止這卑鄙的撒謊，破壞行動，本人即將被迫採取法律的行動……………」

張佐治到現在才死了心，決定不理會林德福的事。

「我的人情已做完了。」他想。

外面依然繼續下着小雨，他披了雨衣上陳敦治的辦事處。

(九)

奏完了國歌，場面肅靜無譁。

由陳敦治和工程師張佐治的陪伴下，一位政界聞人手裏的金剪一動，蘇萊曼大橋正式告落成通車。

「拍拍！」全場嘉賓七八千人一齊歡呼鼓掌。

人羣中突鑽出一個衣著粗陋的老頭子。他首先衝破警察的重圍，繞過嘉賓的地方，瘋狂的走向新橋。終於，撲倒在一條鋼柱頭下號淘大哭。

「你……………你害得我好慘，害得我傾家蕩產！」

幾個警察上前要拉開他。

「不妨事。」張佐治看得出對方是林德福，不禁一怔，急忙勸阻警察。

高貴的嘉賓乘着大輛汽車開過去，張佐治向陳敦治說了幾句話，便把車子停在一旁，朝老人跑去。

「林：林頭家。」他說。「你好。」

林德福只管哭泣，聽不到。遠在三年前，他的家產便斷送在這一條橋上。現在，他看見別人成功，他是如何的傷心。

張佐治拍拍他的肩膀，重說一次。

「你！」老人瞪着他。

「我成功了！」張佐治慚愧的說。「那是陳敦治先生的功勞。」

老人臉上皺紋很多，儼像老樹皮。手脚又粗又黑。

「好！」林德福不哭，簡單的說。「好，好呀！」

「我們到別的地方談談好嗎，上車吧！」張佐治看場面很僵持。

老人搖搖頭，苦笑：「我現在踏三輪車過日子，不配，也不想享福。先生，你去吧！」

「不，」張佐治說：「請問林太太可好？」

「她她……死了。」老人悲哀的說。

「死了！唉，我真抱歉。」

「又甚麼可抱歉，人生下反正是要死的。這是命運。三年前，我又怎料到現在的今天？唉

「林太太是病死的嗎？」

「不，不。她只是活活的死去。她享受慣了，一旦破產，怕以後生活苦，便服安眠藥死了。我……還有一點勇氣活下去。我到死也要看見這座橋建築好！」老人說道。

張佐治俯望著湍急的流水，看到林德福老態龍鍾和寒儉，對人生不禁感慨系之。過去，林德福生龍活虎，心廣體丰的影子歷歷如在目前。現在，一切隨流水般逝去不返。

「莉莉怎樣了？」他本不該問，但已從口腔跳出；好生後悔。

老人嘆了一口氣，搖頭，苦笑。

「她好嗎？」他關切的問。

老人沉默，軟躺在石柱上，臉色更難過。

橋上，駕車觀光的人川流不息駛過。

他急了，搖撼老人的肩膀：「她怎麼了？」聲音顫抖。

老人的眼眶微紅，裏面著噙着淚珠。打量他一會，才說：「她對不起你。」

「不，林頭家，我沒有責怪她。婚姻是她的自由。男女間的事是不能勉強的。」

老人的淚珠滴下衫襟。沉默的，從灰黃的短褲袋子掏出一封信，「拿去看吧！」他低低的說
唏噓嘆氣。

張佐治又興奮，又恐懼打開信看：

「親愛的爹地：

我實在在倫敦活不下去了。請你別責怪我在每一封信裏向你埋怨。當初確實是我自己作的孽，我怨不得別人。但，爹地啊，我如果沒有一個人容我訴苦，我簡直活不下去。倫敦的冬天真冷霧又濃，這裏那裏，霧像幽靈般伸出魔爪包圍我；刺骨的冷氣，凍僵每一個細胞。我一早沒有進食了，孤零零的坐在將熄的火爐旁；外面的街道真熱鬧，「聖誕快樂」不斷傳進來，啊，他們又快過新年了。爹地啊，我多麼想念陽光明媚的馬來亞土地，我住的那個山城，那裏有我親戚朋友。我想，如果我現在置身在故鄉，我的愁苦將沒有了。

「我真寂寞啊。倫敦有八百萬人口、街道、公園、百貨商店、戲院，這裏那裏都是人，但沒有一個關心我的人。我以為倫敦的人是多麼文明，多麼禮貌，多麼富有。但，到達倫敦的那一天，詹姆斯和我在街上等巴士，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的家在諾丁罕區，原是倫敦的貧民窟。

爹地啊，這些事情我在前幾封信已告訴你了。唉，這是我的命運。

「詹姆斯有三個星期不回來。回來總是在半夜，喝得酩酊大醉。我勸他找一份工作，他生氣了，打了我幾個耳光。自從那該死的蘇萊曼橋失敗後，倫敦的人罵他在殖民地丟臉，有失白人的尊嚴，看不起他。沒有一個肯僱用他！我們每天靠帶來的幾百英鎊過活。昨晚，我用剩一鎊，詹姆斯又不回來，我發了慌不敢用，躲在家裏過一晚。唉，爹地，我不知道將來的日子怎麼過？

「這裏很多來自東方的女人操賣肉體過活，詹姆斯說有一天，我得這麼做。爹地，我爲了這件事不知哭過多少次，但你在遙遠的東方，又怎能幫助我，何況你又破了產。唉，我的命苦，苦，苦！……」

張佐治看到這裏，兩眼發白，激動得看不清字跡。

「我害了她！」林德福抽搐著，哭泣。

張佐治變成一具化石。

過了很久，他才能看下去。

「爹地，我很想跟你提起佐治。不知他現在怎樣。我在夢中時常看到他的影子。不過，我很對不起他，我怕他罵我。現在，他拿著刀子殺我，我也微笑承受了。我想，爹地啊，我要老實告訴你，我當初是愛他的，到現在也不變。只是我見了詹姆斯，靈魂交給魔鬼，才肯跟他到倫敦受

苦。唉，我想，我一生也許永不見佐治了。爹地，你見他，請你替我向他求原諒。……」

「她會愛我？」他想：「不可能的。」嫉妬的火逐漸上昇。「但，她實在值得同情……。」
老人蒼老的話響在耳膜：「我本來不想活下去，爲了莉莉，我只好日夜踏三輪車，希望儲蓄一些錢，接她回馬。」

「我可以幫你這個忙。」張佐治毅然決然的說道。

「啊。我要怎樣感謝你！」林德福抹了眼淚，幾乎要向他跪下。剎時間，他憂鬱枯瘦的臉充滿生命的光采！

「到我家住吧。」張佐治說：「如果你願意做工，我的庭園正缺乏一個園丁！」
老人站起來，連說：「好的，好的。多謝，多謝。」

張佐治駕起車子，打從堅固簇新的蘇萊曼大橋駛過。心裏的快樂，像元首檢閱儀仗隊那樣神氣。

太陽昇到中天，光芒帶點熾熱的感覺。

一九六三年八月

皆大歡喜

晚上九時，警局裏來了一個身材修長，臉色蒼白的中年淡米爾婦人。

「警長，」她略帶氣喘和慌張說：「我的丈夫失蹤了！」

值日的警長也是淡米爾籍，個子矮胖胖的，態度很和藹。他就是新接管城西警務的克里斯南警長。

「請太太慢慢的說，我會盡心幫助你。」警長溫和的安慰她：「你先生貴姓？住在那一條街？怎麼會失蹤？」

婦人神色和緩很多，深深的喘氣，說：「我丈夫名叫威拉班，住在這裏的拉馬律十二號。他平常在雜貨店裏很勤力安份的做買賣。絕少出外，今日傍晚他對我說，要拿款去還欠別間商店的債，不料到現在這麼夜沒有回來，我怕……：怕他有不測……：。」

警長起初想：「她的丈夫年紀這麼大，出去兩三個鐘頭，怎麼會使她這般擔心？看來，她簡直把自己丈夫當作孩子！」

「他出去時攜有現款五百三十元三角五分，所以我怕他被歹徒看上……：。」

婦人繼續說，似乎是想說服頗爲沉吟的警長。

「這……：……這個可能，」警長知道現社會打劫謀殺案子最多，說：「我馬上命令警察採取偵探的行動。」

警長立刻提起電話命司令部下。

婦人依然悲哀的說着：「我絕不怕失去金錢，我怕他的安全受威脅。」

她爲難的說不下去，忽地從手提袋裏拿出一張綠色身份証。

警長接過，看是威拉班的，迅速的抄下號數，還給她，說：「你先生很年輕，今年才廿五歲，看來他生得很英俊呀！」

婦人皺着眉頭，露出一些枯皺的老紋，象徵她不願被人提起她丈夫的年齡，翻過臉來，說道：「警長，我希望你早日把我的丈夫安全的找回來，我是非常感謝你的。晚安。」

婦人的背影消逝後，警長忽接到屬下的電話：「報告警長，我是約翰三劃伍長，我現在站在第三號公家電話室，我的三個弟兄正在猛追一個手持短槍的劫匪。劫匪剛搶劫大眾影相室，我們聞聲追捕，只是他有短槍，我們沒有，很是吃虧，希望警長急派人增援！」

「好。」警長立刻下令一隊警察坐巡邏車合力追捕劫匪。

但過了很久，巡邏車回來，約翰垂頭喪氣的說：「劫匪逃走了！」

「劫匪有沒有成功的洗劫大眾影相室？」警長皺着眉頭問道。

「沒有。他持槍正待威脅店主，我和三個弟兄上前走入，他就飛快的逃走，只是他很熟悉地形和環境，拼命的隱入淡米爾工友的勞工宿舍，而他又逃走得快，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目，只好給他走了。哼，下次我一定放不過他！」約翰每次輪值必樹勳功，極得上峯看重，這次讓劫匪逃走，不由得使他咬着牙根。

克里斯南警長訓勉他幾句，又把婦人尋找丈夫的案子說出：「如果你把她的丈夫威拉班尋回，那也是一項功勞呀！」

約翰聽了，才有些歡樂，說：「好，我現在就到拉瑪律偵察。」

拉瑪律是距離政府勞工宿舍不遠，是淡米爾工友追尋歡樂的好去處。這兒的商店，大部份店主是淡米爾籍。他們有的開雜貨店、理髮店、酒店和洋貨店。

日間勞動了一天的工友們，到了晚上，有的便到酒店去喝酒談天。有的到戲院看電影。一些則圍着看一個淡米爾籍魔術師在表演蛇舞；街上是鬧哄哄的一片。使人彷彿置身在印度馬達拉斯市的街頭。

約翰在人叢中注意那些平常喜歡為非作歹的阿飛。原來，淡米爾青年也學習華人私會黨的組織，彼此互結成一死黨，偷搶勒索，迫害一般良善的平民。

不知不覺，三劃巡警走近阿里干酒店。

「啊！巫都三美酒醉了！」裏面有人喊。

「大家走開！快，快……。」

店裏傳來陣陣急促的人聲。

路上一時有很多行人停下注目。

忽然，光線閃閃，裏面擲出五六個酒瓶。

「啣！」圍觀的觀衆有的受到傷。

約翰拔出短槍，大聲的對衆人說：「大家讓開，讓我捉他！」

衆人匆匆忙忙的向後退，店裏的醉漢，約莫是四十八歲的又瘦又高的淡米爾勞工，手裏竟拿着兩個缺口的玻璃瓶，逕向人羣中踉踉蹌蹌的往裏鑽。

「讓開！」約翰怕醉漢傷人，身軀用力向前擠，但人潮汹涌，短時間內挨不近醉漢。

「哈哈……」醉漢一陣胡扯着，一面向前走，旁觀者都閃開路讓他走。

約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靠近醉漢身邊七碼。

正在這時，前面來了更多的人叢。

約翰又被潮水的人海擠過一旁。

原來今天是大寶森節，光明之神置在花車上遊行。前面有乩童先導，印度人最信神的，一時蜂湧的往前圍着看。

簫鼓齊奏，人聲如雷，約翰喊讓開已沒有效果。醉漢不知到那裏去了。

他沮喪的在一個賣沙爹的檔口的小檯上坐下。他奔波幾小時，覺得肚子有些空虛，便叫了幾串香漬漬的牛肉沙爹，希望醉漢又在這裏出現。

「我逮捕不到劫匪和醉漢，我再不能尋到威拉班，警長一定責怪我無用！」他想到。不一會，他又經過阿里干酒店。

「你們店主阿里干去了那裏？」他聽到裏面有人說話，跑上前一看，竟是克里斯南警長在問店員。他便把尋威拉班的事放過一旁。

「拿督，」一個店員說：「頭家早在傍晚七時就出去，他說要到印度廟燒香拜神，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平時他有出去的嗎？」警長又問。

另外一個較年輕的店員說：「頭家生得胖胖的，平常懶得出門，今天是大寶森節，他例外的出去一趟。」

「他自己一個人出去嗎？」

「是。他打扮得整潔，好像誠心拜神。」店員說：「平時，他可不是那麼講究！」約翰擠進去。

「警長」，他頗尷尬的報告：「剛才有一個醉漢打從這店裏走出，我追他不及。」警長不等他說完，擺了擺手，對他下令：「你來得正好，替我查查這裏的酒！」約翰知道店主早已有逃酒稅的嫌疑，只是奈於沒有證據，不能逮捕。

過了不久，又進來五位警察合力搜查。

結果，在店後的一個小地窖裏搜出廿瓶沒有納稅的白蘭地酒。

警長向約翰笑道：「今晚，我們有收穫了！」

約翰又質問店員：「剛才那個醉漢叫甚麼名字，住在那裏，做甚麼工作？」

「他叫巫都三美。住在勞工宿舍，大概是公路的勞工。他很愛喝酒，幾乎每晚要一大瓶的啤酒，頭家一味讓他欠債，到現在竟喝了三百九十多元的酒債……。」

「你頭家倒很慷慨呀！」約翰打趣的說道。

「我看……。」店員遲疑的說：「是有條件的！」

「甚麼條件？」警長緊接着問。

「這個我倒不知道。」店員知道多言有害，趕快住口。

警長帶領警察，攜了私酒回警局去。自然，留下一名警察等候店主阿里干歸來。

約翰又被派出去尋訪威拉班。

「我剛才接連接到他夫人三次的電話，她哭着要我把她丈夫送回去。」警長稍微惱怒說：「今晚是大寶森節，我被私會黨和緝私的事件所纏擾，約翰，你是我的老友，也是精明能幹的三劃，威拉班的事，我想交給你全權處理。」

「好的，警長。」約翰最怕閒暇無聊，一有了責任，馬上覺得精神爽快起來。雖然他明知這尋人的事是非常困難的。

他先到威拉班的店去打聽。

威拉班的夫人一看到他，就問：「我丈夫回來了嗎？」

約翰要她的幫助，詳細的報告她丈夫的日常生活，並問他是否有敵人。

「我丈夫奉公守法，對人和氣，絕對沒有跟人過意不去。」

「他沒有參加私會黨？」

「沒有。」

「他沒有要好的朋友？」

「他常常在店裏，顧客就是他的好朋友！」

「我說，」約翰略一沉思說：「你丈夫不會尋花問柳……。」

「這，這，」婦人說：「我絕對相信他。」

「他拿錢到那一間店還賬？」

「我聽他說是伊斯邁兄弟雜貨有限公司。」

「好，謝謝你！」

約翰再詢問一下，才離開她。

「是的，端。剛才威拉班有來過本店，繳交三百元欠債就離開，距離現在有一個鐘頭多。」

伊斯邁兄弟雜貨店有限公司的店員對他說道。

約翰得不到線索，逕自在街上走。

他繼續問過三間雜貨店，對方都說沒有威拉班的踪影。

他走入一條燈光暗淡的小巷。

「止步！」他忽然衝前大喝。

一個衣衫襤褸的二十來歲的淡米爾青年，手持一把雪亮的利刃，正在猛追一個同籍而穿着相

當整潔的青年。

手持利刃的青年不理會警察的叱喝，脚下越是加快，要追殺走在前面的仇敵。

兩人走盡小巷，一閃就失去踪跡。

約翰發覺這裏一共可分三條小徑，不知走那一條好。

「約翰，」正在躊躇，後面有人招呼他：「你有看到一個逃捕的賭徒嗎？我剛從後面追上來！」

他向後面一看，發覺是克里斯南警長帶領着五個警察和三個便衣暗探來。

「他生得怎樣？」約翰問警長。

一個暗探說：「我和警長等打聽別的消息，衝進一個開賭的小屋，不知是誰暗中通水，以致走漏消息，我們只能看到賭具和一個名叫哥文打裕的青年阿飛，我們要捕他，他隱進了小巷，我們直趕到這裏追他不到……。」接着又把哥文打裕的相貌說出。

「他就是那個被兇徒持刀追殺的青年呀！」約翰想道。於是，他把剛才的一幕向警長報告。

警長知道這事嚴重，立刻下令分三路探索。約翰和兩個警察作一隊向右面偵察。

一路上都可以發現喝得踉踉跄跄的醉漢。

走出了小巷，便是交通島。交通島的左面是屬於北區警察的管轄。

北區的華籍警長帶領一隊警察在偵查行人，他看到約翰，就說：「我接到克里斯南警長的電話，派人在這一帶巡邏，却看不到持利刃的私會黨徒，也看不到逃捕的賭徒！」

接着，克里斯南警長也從一條小巷出來，顯然他也是徒勞無功。

不過，他却興奮的說：「大家隨我來，我發現一個可疑的地方！」

五個警探隨他的指示下走進一條小巷再住屋後面的果林中。

「停步！展開周圍埋伏！」警長指着果林下的一間小亞答棚子下令。

家人伏下指定的崗位後，警長和約翰抽出手槍，一步一步走近棚子。

「出來！」警長大聲的喊道。

裏面沒有燈火，沒有人聲。

警長一脚把木門踢倒，亮開電筒向裏面照射。

裏面沒有人，地下倒擺着十多盞吸鴉片的煙槍。

警長立刻下令警探進來搜查，結果搜到三百磅鴉片煙土。

「唉，」警長說：「我這次採取行動太快，不然，一定可以逮捕到販賣煙土的馬念。」

於是，警長又留下兩名暗探等候馬念。

不久，所有西區警局的警察都差不多全都出動，因為今晚的案子特別多。

第一，要尋找威拉班的下落。第二，要逮捕逃酒稅的店主阿里干，販賣煙土的馬念，持利刃

的阿飛和賭徒文哥打裕。至於那個酗酒傷人的酒鬼巫都三美也在拘捕之例。

將近夜晚十一時半，警長忽接到手下報告：那個手持利刃的阿飛在一排勞工宿舍外徘徊。

「好。」警長看到稍微有些線索，喜不自勝，親率手下去圍捕。

一行人將走落斜坡時，兩個暗探又來報告：「有一個可疑的男子在這裏探索。」

下面便是勞工宿舍，星月淡照，到處是朦朧的。附近沒有設有路燈。

不一會，又接到報告：「有一個年青英俊的男子在宿舍前來往，不知是否這裏的人？」

「好。」警長笑着說：「我們快些準備。」

警長把警察分開作四面進行。

約翰和五個警察，首先走近一間沒有連接宿舍的一間小屋子。

黑暗中，他看到一個男子正用力想揭開窗門。

「拿下！」他說。

「慢着！」克里斯南警長已來了。

那個男子跳下窗去，裏面傳來毆打之聲。

「包圍！」警長看時機已到，下令家人把屋子圍住。

警長首先去敲大門。

門是虛掩的，一推便開。

「出來！」約翰亮開電筒，跟在警長之後。

裏面傳來呻吟受傷的聲音。

「啊！看。」約翰指着躺在廳裏鮮血汨汨的一具人體。赫然嗜賭的哥文打裕。

警長正想說話，房門忽然打開，衝出一個手持利刃的阿飛。

「讓開！」他舞刀向警長站的門口砍來。

「這人一定是這兇手砍的！」警長不容他走開，一搶擊傷他的右肩，約翰和一個警察上前把他制服！

警長把電筒一照，房門外右旁有一個年老的淡米爾老人在蓆上睡着，發出很大的鼾聲。

約翰欣然色喜，對警長說：「這就是那酒醉傷人的巫都三美。」

「好。」警長說：「把他拘捕了！」

警長右手持槍，左手緊握手電筒，小心的走進房去。

「碰！」房裏擲出一張椅子。

「你們敢恃強拒捕？」警長喝道：「你們再不出來，我要開槍了！」

「啊！」裏面有人驚訝的叫着。

「哈哈，你這劫匪從窗門就逃出去嗎？」顯然有人從窗口跳出，被外面的警察逮捕。

約翰怕警長有失，首先衝入去。一看，不覺呆了。

在電筒光的照射下，床上躺着一個手脚被縛的年青貌美的少婦，她口裏塞滿棉花，兀自在那裏掙扎。

地下躺着一個受傷的胖子，一看，約翰便知道是阿里干那個逃酒稅的店主。

「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警長命把他抬出。

「端，多隆，多隆！」床底下有人顫抖的呼救：「我……我沒有錢……」

「不要怕，我們是警察！」約翰在安慰他。

床底下沒有求救聲了。

約翰把頭向下一望，說道：「馬念，你躲在別人的房裏幹甚麼事？快快出來！」

不待馬念同意，約翰用力拖他出來。

馬念是一個又高又瘦的中年人，那是吸太多鴉片的緣故。

他手裏還自拿着一盞煙燈，鴉片依然發出餘香。他寧死也放不下鴉片。

「你爲甚麼來這裏？」約翰問他。

馬念驚慌過度，很久才說出話：「這位巫都三美太太要吸，所……所以……所以我拿來……」

「好呀！你自己承認在私賣鴉片。」約翰命手下牽他出去。

警長早把那年青的少婦解開了綁，聽到馬念的說話，問道：「你也吸鴉片？」少婦很勇敢的點點頭，她也被拘捕了。

家人把傷者，醉者和犯人押解離開屋子不遠，忽地草叢裏人影一幌。

兩個暗探不久從草叢裏拉出一位衣服華麗的青年。

「我……我沒有罪……」青年自辯着說。

「三更半夜，鬼鬼祟祟的，到警局裏問話了再說。」暗探把他也押去。

克里斯南警長一晚之間，逮捕了傷人的兇手，劫匪，私賣鴉片，逃納關稅，醉酒傷人，吸毒和企圖調戲女人的犯人，功勞可真是不比平常。但他們爲甚麼一起在巫都三美家裏落網，却又非常耐人尋味。

警長命把傷者載到醫院就醫，自己親自一個一個盤問犯人。

巫都三美酒醉醒後，自供說：「我在兩年前積蓄到兩千元，託姪兒哥文打裕自印度帶回一位少女，可惜她對我不好，不跟我睡覺，要我在房門外睡，我心想：金錢既然買不到女人心，何不把它化在酒上呢？所以我就喜歡喝酒了。阿里干對我很好，給我賴賬……」

「真的，他無條件給你賒？」

「不，」巫都三美說：「我娶了那個婦人。覺得浪費兩千元不值得，所以我和阿里干商量，等到我除了兩千元，他便可以擁有我的妻子……。」

「阿里干今晚就去調戲你的妻子呢？」

「我知道。他答應我喝個飽，我就答應了他，我一點不在乎，我只是想喝酒！」

警長把巫都三美的妻叫來，問她：「你爲甚麼要吸毒？」

婦人神色自若的答道：「我希望我快些死去，我不耐煩和那老鬼厮守在一起！」

「你是從印度來的？」

「是。」婦人好像想起了家和親人，眼眶微紅，悲哀的說道：「我被那老鬼的侄兒拐來的，在船上他奪了我的貞操，到馬來亞他又把我讓給老鬼……。」

「你吸毒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二十粒鴉片丸，我就把肉體出賣給馬念一次，除此以外，我沒有錢購買！像今晚……。」
婦人真正墮落，說這話一點也不羞恥。

警長很同情她的身世，不再盤問她。

過了一會，警察帶進一位衣服襤褸手持利刀傷人的青年。

「你叫甚麼名字？」警長問他。

「你爲甚麼要傷害哥文打裕？」

「哼，他用武力搶走我的姐姐，這還不大緊，還把她賣給一位垂死老人，我姐姐一生便這樣斷送了，我只好親自來馬來亞，給姐姐報仇，我一刀殺死他，我還不放過他呢！」

但你爲甚麼要另加傷害酒店的主人阿里干呢？」警長頗詫異了問道。

「我進去時，他騎在我姐姐身上要非禮她，我不得不把他斬傷。」

「好，你下去。」

不一會，劫匪被擊入。他是在窗外捕的。

「好了，」警長說：「你原來竟是警方要捕捉的積犯阿洛溪三美。在早時你拿一把偽造的手槍要行劫大眾影相室，現在你又向巫都三美打主意，你真胆大包天！」

劫匪阿洛溪三美說：「爲了解決三頓飯，我不偷也得偷呀！我只希望你快些把我關進牢裏，讓我有免費的咖哩飯吃！」

警長對於這種懶做貪吃的人，只好莫可奈何命人拉他出去。

約翰把在草叢裏拘捕的男子帶進。

「你是不是威拉班？」警長記起他的妻曾出示他的身份証；上面的相片很像他。

「是……是……是……拿督。我……我……沒有罪。」威拉班臉色鐵青，一味想洗脫罪過

「你有妻有子，怎麼還偷雞摸狗的跟別的女人胡鬧？」警長嚴厲的教訓他。

「唉，拿督。」他說：「你有所不知，我妻比我大上十歲，本來是個寡婦，我貪她金錢就娶了她，所以甚麼事都受她的管理，寸步不自由。我覺得她越老越可怕，因此，我打算另找一個女子？」

「你真個不要你的老婆？」

「我……我……」威拉班飽受妻威，一時不敢違反，呐呐說不下去。

「巫都三美的嬌妻不是你綁的？」

「啊，拿督，我知錯了。我委實爲她的美貌迷了身心，每當她到我的雜貨店購買東西，我都想一口把她吞下。她常常對我回頭嫣然一笑，我以爲她有意，特地在今晚拿了二百元去，想不到她不願意和我相好，我迷了心，便把她綁起來，不幸那時巫都三美回來，我只好伏在草裏等機會。」

「好，」警長說：「企圖破壞婦人貞操，你應該入監！」便命人把他拖下去。

被巫都三美妻弟寧牙三美砍傷的賭徒哥文打裕，在醫院敷藥後就可以無險，約翰帶他去見警長。

「你爲甚麼要拐帶人口？」警長劈頭就問他。

「我……我愛賭，我把叔父的兩千元賭光了，我只好強把一個女子帶回馬來亞……」
「你今晚又賭了？」

「是的，」他不須抵賴說：「我出監後還要賭！」

不久，輪到逃酒稅而被斬傷右額和左脚的阿里干供証。

「我，生平愛金錢第一，但看到女色也會心動。警長，你會原諒我調戲巫都三美的妻吧，因爲他是主動邀我來的。」

「但你逃酒稅却饒恕不得！」

阿里干只好後悔當初了。

最後輪到雅片鬼馬念供証，他直認有罪，說：「我愛吸毒，也愛女色。」

警長把衆人的口供錄完後，走進監室，對這一批犯人很風趣的說：「巫都三美你愛喝酒傷人，哥文打裕你愛賭博拐帶人口，阿洛溪三美你喜歡偷劫，威拉班你喜歡偷香，馬念你愛吸毒和女色，阿里干你愛金錢和女色，寧牙三美你喜歡報仇傷人，你這婦人愛吸毒，哈哈，你們皆各得所需，皆大歡喜，但在法律面前，你們人人都有罪……」

(完)